東史

D S
913
.2
T66
EAST
Rare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義平君元生
順平君羣生
元尹 義生
宣城君茂生
從義君貴生
鎮南君終生
守道正德生
林堰正祿生

Carpentier

太祖

鎭安大君芳雨
恭靖大王
益安大君芳毅
懷安大君芳幹
恭定大王
元尹芳衍
撫安大君芳蕃
昭悼世子芳碩
上黨府院君李薆
青原君沈淙
興安君李濟
啓川尉李薆
唐城尉洪海

恭靖大王
君保正福生
德川君厚生
任城君好生
桃平君末生
長川都正普生
貞石都正隆生
茂林君善生
八女

恭定大王
讓寧大君禔
孝寧大君補
莊憲大王
誠寧大君褈
慶寧君裶
諴寧君䄄
溫寧君裎
謹寧君襛
惠寧君祉
熙寧君袉
厚寧君衦
益寧君袗
十七女

恭順大王
寧陽尉鄭悰
班城尉姜子順

惠莊大王
安平大君瑢
臨瀛大君璆
廣平大君璵
錦城大君瑜
平原大君琳
永膺大君琰
延昌尉安孟聃
和義君瓔
桂陽君璔
義昌君玒
漢南君㺲
密城君琛
壽春君玹
翼峴君璭
永豊君瑔
寧海君瑭
潭陽君璖
鈴川君尹師路
青城尉沈安義

懷簡大王
唐陽君大洪常

襄悼大王
河城府院君鄭顯祖
德原君曙
昌原君晟

濟安大君琄
豊川尉任光載

康靖大王
月山大君婷

恭僖大王
蓮山君㦕
桂城君恂
安陽君㤚
完原君㥔
檜山君恬
鳳安君㦀
甄城君𢜫
益陽君懷
利城君慣
景明君忱
全城君㤭
茂山君悰
寧山君恮
雲川君㥏
楊原君憘
高原尉申沆
豊原尉任崇載
淸寧尉韓景琛
宜城尉南致元
驪川尉閔子芳
奉城尉鄭元浚
漢川尉趙無彊
鈴原尉尹燮
四女

東248414

恭僖大王

榮靖大王

恭憲大王

延城尉金僖

清原尉韓景祿

重川尉申檥

綾原尉具思安

福城君嵋

海安君㟓

錦原君岭

永陽君岠

德陽君岐

鳳城君岏

德興大院君岹

光川尉金仁慶

唐城尉洪礪

礪城尉宋寅

淳昌尉趙義順

綾昌尉具澣

清川尉韓景祐

昭敬大王

永昌大君㼁

永安尉洪柱元

臨海君珒

光海君琿

義安君珹

信城君珝

元宗大王

順和君琎

仁城君珙

義昌君珖

慶昌君珘

慶平君玏

仁興君瑛

寧城君琦

達城尉徐景霌

海嵩尉尹新

東陽尉申翊聖

唐原尉洪友敬

全昌君柳廷亮

錦陽尉朴瀰

吉城君權大任

晉安尉柳頔

一善尉金克鑌

東昌尉權大恒

憲文大王

綾原大君俌

宣文大王

昭顯世子

麟坪大君㴭

崇善君澂

樂善君潚

純文大王

益平尉洪得箕

青平尉沈益顯

寅平尉鄭齊賢

東平尉鄭載崙

興平尉元夢鱗

錦平尉朴弼成

顯義大王

海昌尉吳泰周

景宗大王

英宗大王

延齡君昍

莊宗大王

思悼世子

月城尉金漢藎

錦城尉朴明源

永城尉申光綏

日城尉鄭致達

昌城尉黃仁點

正宗大王

本朝璿源寶錄 (璿系李氏出于全州府即百濟時完山郡)

司空諱翰仕新羅娶太宗王十世孫軍尹金殷義之女生侍中諱自延侍中生僕射諱天祥僕射生阿干諱光禧阿干生司徒三重大匡諱立全司徒生諱兢休(始仕高麗)兢休生諱廉順廉順生諱承朔承朔生諱充慶充慶生諱景英景英生諱忠敏忠敏生諱華華生諱玲有玲有生諱宮進宮進生大將軍諱勇夫勇夫生內侍執奏諱璘璘娶侍中忠肅公文克謙女生將軍諱陽茂陽茂娶上將軍李康濟女生諱安社是爲

穆祖

穆祖自全州移江陵道三陟縣自三陟浮海移居德源仕高麗爲宜州兵馬使鎭高原以禦元兵時永興以北皆屬于元元散吉大王來屯雙城(永興)謀取鐵嶺爲界請 穆祖不得已率金浦

老等從之時高麗高宗四十一年甲寅宋理宗寶祐二年也入仕于元為南京五千戶
所達魯花赤至元甲戌十二月高麗元宗十五年穆祖薨于慶興府
葬于咸興府之義興部韃靼洞後改名加平社娶千牛衛長史李公肅
女籍平昌生諱行里是為　翼祖
翼祖避亂移赤島在慶興東又移居德源娶安邊戶長崔基烈女籍登
州禱子于洛山觀音寺生子善來是為　度祖
度祖諱椿小字善來蒙古諱孛顏帖木兒娶門下侍中朴光女
籍文川生二男長曰子興次即我　桓祖
桓祖諱子春蒙古諱吾魯思不花事恭愍王為太中大夫司僕
卿賜京第一區仍留居之尋除榮祿大夫朔方道今咸鏡道都兵馬
使至正庚子高麗恭愍王九年四月庚戌薨于任春秋四十六贈門下
侍中娶門下侍中永興府院君謚靖孝公崔閑奇女籍永興以至

元元年乙亥（高麗忠肅王後四年）十月十一日己未誕 太祖大王于永興府黑石里私第

太祖及即位追上四代尊號高祖考曰穆王（布德翔義曰穆）陵曰德陵（在咸興西北加平社丁向原）配李氏曰孝妃陵曰安陵（與陵同原）大王 曾祖考曰翼王（思慮深遠曰翼）陵曰智陵（在于安邊縣西瑞谷丙向原）配崔氏曰貞妃陵曰淑陵（在文川東章閑社庚向原）祖考曰度王（心能制義曰度）陵曰義陵（在咸興東雲田社丙向原）配朴氏曰敬妃陵曰純陵（在咸興東東溟社丙向原）皇考曰桓王（辟土服遠曰桓）陵曰定陵（在咸陽東歸州洞辛向原）配崔氏曰懿妃陵曰和陵（與陵同原）大王 今奉常寺作四代神主

○慶興府南十里許赤池中有圓峯高三十五步許圍九十步許四面沮洳人未易通行 穆祖德陵在峯上於其葬也中國人來相之歎曰後必有子孫興王者

孝恭王后安陵在 德陵之北 太宗十年庚寅因野人之亂遷 二陵于咸興府哈蘭北同塋

○太祖隆準龍顏奇偉絶倫幼時遊於咸興永興間北人求鷹者必曰願得神俊如李某(我太祖諱)者勇力出入射法神妙嘗在咸州有大牛相闘家人止之不得 太祖以兩手分持之牛不能當從辛禑獵于海州禑謂左右曰今日射獸當盡中脊 太祖平時射獸必中右鴈翅骨是日射鹿四十皆正中其脊又獵于臨江縣華藏山逐鹿至絶壁高數十尺勢欹仄不能下人鹿滑下 太祖策馬亦滑下至底馬蹶未起即射鹿斃之又嘗行遇伏雉必令驚飛高至數丈仰射輒中之又作木毬太如梨令人於五六十步仰擲之以樸頭射之輒中然常以謙退自居不欲上人

○太祖潛邸時有人踵門獻異書云得之智異山巖石中書有木子乘猪下復正三韓境等語使人迎之則已去矣尋之不得高麗書雲觀所藏秘記有建木得子之說又有相命師惠澄私謂所親曰吾相人之命多矣無如李某(我太祖諱)其代王氏而必興乎

○太祖潛邸夢有神人自天而降以金尺授之曰公姿兼文武民望屬焉持此正國非公而誰

○德源有大樹枯槁累年先開國一年條達敷榮時人以為開國之兆又圖讖中有早明之文人莫諭其義
高皇帝特命改國號曰朝鮮禮部移咨曰欽奉聖旨朝鮮之稱美且其來遠矣可以本其名而祖之體天牧民永昌後嗣

○太祖天性仁厚敦睦九族雖袒免之外撫之甚篤與庶兄元

桂應弟和友愛極至常與共處延和母定安翁主金氏至京邸事之甚勤進見之時常跪於階前恭慇數備宴席賜和令享其母且賜教坊音樂以示寵龎初 桓祖覽天桂郎 桓祖之兄子自以為嫡嗣心忌 太祖會 太祖奴有訟於官欲為良者天桂與其妹康祐之妻合謀連結其人欲作亂不果 太祖不以介意待之如初天桂仕高麗為將作判事坐殺人當死 太祖欲救之力請再三終不能得甚悼之撫育諸孤及婚嫁之祐妻家貧 太祖憐之多給奴婢以贍其生開國後天桂之子亦拜高爵

○太祖素重經術雖在軍旅每以投戈之隙延接名儒商確經史或至夜分不寐又以家門未有業儒者令 太宗就學 太宗惟日孜孜讀書不倦 太祖常謂曰成吾志者必汝也 神德王后每聞 太宗讀書聲歎曰何不為吾出乎辛禑癸亥

太宗登第(乙壯元金漢老榜中第十人) 太祖拜謝闕庭感極流涕及拜提學 太祖喜甚令人讀官教至于再三

○恭愍十八年 太祖以騎兵五千步兵一萬自東北面踰黃草嶺行六百餘里至雪寒嶺又行七百餘里渡鴨綠江時東寧府同知李兀魯帖木兒(即李原景也) 聞 太祖來移駐虞羅山城(在鴨綠江邊) 太祖至也頓原景來挑戰俄而棄甲再拜曰吾先本高麗人願為臣僕率三百餘户來降仍擊其酋高安慰而逐之於是東至皇城北至東寧西至海南至鴨綠為之一空(皇城古女眞皇城也)

○趙武元將也元棄率衆據孔州(即慶源) 時 太祖在東北面謂麾下曰此人終必為亂乃率衆擊之惜其勇銳不用鐵矢以樸頭射中數十武乃下馬拜降

○辛禑庚申我 太祖大破倭賊于雲峰斬其將阿只拔都凱

旋于京成均祭酒權作詩賀之其詩曰三千心與德皆同師律
如今盡在公許國忠誠明貫日摧鋒勇烈凛生風彤弓赫赫
見榮重白羽巍巍氣勢雄一自凱旋宗社定須知馬上有奇功
其餘韓山君三司左尹詩不能盡記

○洪武壬申　太祖征胡拔都還至安邊有二鵠集樹　太祖
射之一發二鵠俱落路邊有二人耘一韓忠一金仁贊見之歎
曰善哉都領之射也　太祖笑曰我已過因命二人取食之二
人備粟飯以進　太祖爲之下箸二人遂從不去皆與開國功
臣之列

○高麗末官不籍兵諸將各占爲兵號曰牌記大將專欲立威
其僚卒有不如意者詬罵無所不至麾下多怨望　太祖獨推
赤心禮以接下諸將佐軍民皆願屬焉

○太祖征戰時所　御駿馬八一曰橫雲骨產女真二曰遊麟
青產咸興三曰追風烏產女真四曰發雷赭產安邊五曰龍騰
紫產端川六曰　霜白產濟州七曰獅子黃產江華煤島八曰
玄豹產咸興　世宗朝命護軍安堅圖其形集賢殿諸臣各製
其贊以傳于後
○威化回軍之前　太祖潛邸里有童謠曰西京城外火色安
州城外烟光往來其間李元帥願言救濟黔蒼未幾有回軍之
擧洪武戊辰辛禑欲攻遼東兵渡鴨江太祖擧義回軍
○回軍後尹紹宗因鄭地求見　太祖懷霍光傳獻令趙仁沃
讀而聽之仁沃極陳復立王氏之議　太祖欲立王氏後禑舅
李琳之族欲立禑子昌問於李穡遂定議立之
○太祖潛邸夢萬家鷄唱入破屋中負三椽而出問山下土僧

僧曰鷄唱爲高貴位身負三椽乃王字也又問夢落鏡墜此何祥也曰花飛終有實鏡墜豈無聲 太祖感其言其僧即無學

○太祖嘗有詩曰引手攀蘿上碧峯一菴高臥白雲中若將眼界爲吾土楚越江山豈不容嘗占一聯云三尺劍頭安社稷一條鞭末定乾坤

○太祖嘗幸趙浚家迎入中堂置酒獻大學衍義一部曰此可爲治太平

○初麗祖都松京道詵卜曰當享八百年俄而浮屠捧于辰方漢陽三角山隱然距見道詵失色曰彼峯立辰方爲賊旗四百年後當爲彼移遂造石犬七十五頭向辰爲吠賊伏果至四百七十五年而亡○王氏諸君登舟々入穿舟水沒有僧在岸呼一聯曰一聲柔櫓滄溟外從有山僧奈爾何僧痛哭而返

○太祖大王諱旦字君晉號松軒初諱成桂字仲潔 洪武二十五年壬申七月十七日卽位于松京壽昌宮時久旱霈然下雨人心大悅是月十三日定妃敎以 太祖監國事十六日裴克廉趙浚鄭傳道等奉傳國寶詣 太祖邸 太祖閉門不納克廉等排門直入置寶廳上百官羅拜擊鼓呼萬歲是夕召浚入臥內卿知漢文拜宋昌爲衛尉之意耶因拜侍中爲平壤伯

○上嘗召諸勳臣置酒酒酣 上曰寡人之至此卿等之力也相與敬愼期至萬世可也鄭道傳曰臣願〻殿下無忘墜馬時臣無忘鎖頸時 上曰然命歌文德曲曰此卿所撰卿宜起舞仍賜裘衣○是年冬令奉常寺造四代王神主錄開國功臣益安大君芳毅等三十九人立碑記功建閣圖形嫡長世襲載信書以賜之○癸酉春 上入耆社時春秋六十也御題諱壁賜

耆英諸臣宴○三年冬定都漢陽初相都于鷄竜山始役夢神來告曰此乃奠邑所居非君之基亟去勿留 上即撤之更相漢陽命道傳壽相宅以忠肅所營基址狹隘更相其南亥山爲主壬坐丙向十二月始役翌年 上備法駕入御即景福宮也○上下教求無學以師禮待之因問定都地無學乃以爲三角山正脉聚於陽川坪開基始役得石刻無學誤尋到此六字無學憮然大覺即移漢陽以仁王山作鎮白岳南山爲龍虎道傳難之曰帝王皆南面未聞東向也不從吾言二百年當思吾言世傳新羅義相秘訣云擇都漢陽者若信僧言則稍有延存之望若鄭姓人是非則不過五世簒奪之禍生歲終二百年板蕩之亂至若合符豈非神僧耶○七年初 太祖潛邸時神懿神德爲京外二妻神懿薨後神德爲繼室神懿誕六男 恭靖苐

二　太宗第五　神德生芳碩芳蕃　太祖嘗召裴克廉趙浚于
殿議建儲克廉等曰平時立嫡世亂先有功　神德潛聽哭聲出
外浚等退議曰康后必欲立己出乃請立芳碩為世子鄭道傳
南誾等附芳碩忌諸王子謀去之　太宗乃與趙浚等召集百
官率武士捕道傳斬之趙浚等率百官詣道傳誾等罪伏請改
封世子遂封恭靖為世子○八年　太祖禪位于定宗○九年
太祖東遊金剛因北狩德源又如咸興本宫過一橋名之曰永
濟蓋示不復還之意　太宗遣使問安冠蓋相望　太祖見必
殺之成石璘自請往回天意騎白馬衣布衫至咸興若過客
太祖望見使中官往見石璘以因事過行為辭　太祖引見石
璘從容開陳　太祖変色曰爾無乃為爾君緩頰耶石璘曰臣
若然則臣之子孫必喪目　太祖信之兩宫從此稍合後石璘

長子自腹中而盲抵亀守及其子皆盲云○朴淳自請行持子
母馬八咸興望行在以其子繫樹騎其母進子母鳴呼既謁
太祖怪問之對曰子母不忍離微物亦有情矣一日與 上局
戲適有鼠抱子墮不相舍公推局伏泣 太祖許回鑾公即辭
行行在諸臣請殺之 上度其行已渡龍興江授使者釼曰已
渡江勿追也公病滞路才到江未及渡遂斬其腰 上大慟曰
朴淳余友余不食言决意回鑾○太祖自朔旋蹕 太宗郊迎
河崙啓曰 上王怒未盡釋不可不慮遮日高柱宜用大木及
太宗進見 太祖怒引滿射之 太宗蒼黃倚于高柱矢中其
柱 太祖笑曰天也以國寶授之遂開宴上壽崙等密白不可
親獻授中官以獻 太祖飲畢笑之由袖中出鐵如意曰莫非
天也遂止之○戊子夏五月二十四日 太祖昇遐于釼之地

健元陵無學所卜也　開國初楊州牧使辭朝自內還給肅拜
單以城主待之○在位七年在上王位十年壽七十四皇朝諡康獻○有八子五女○神懿王后神德王后
○定宗大王諱曔字光遠太祖第二男初諱芳果神懿王后誕生元年戊寅秋九月　上
受禪錄定社功臣義安大君和等十七人平道傳亂也○慊齋
叢話曰朴三宰命錫少時與　恭靖同衾而寢夢黃龍在傍顧
視之乃　上也由是奇之相友益篤　上即位寵幸隆重　册
靖安為世子東閣雜記曰朴苞亂平河崙等啓曰夢周之亂無
靖安則大事幾不成道傳之亂無靖安豈有今日乎請早定位
號　恭靖曰予直以此弟為世子遂册為世弟八告　上王上
王曰為之而不可得不欲為欲亦不得謂靖安曰汝既為嗣勉
之哉賜所御笠令進爵極歡而罷○王妃金氏每因　太宗入
見時諫于上曰何不觀其目予宜速傳以安其心一日宮中火

光距耀 上驚問其故后手疏言入心已盡歸東宫尚貪擁虛
不知辭避云云 上卽下教禪位○己亥秋九月 上昇遐
在位二年在上王位十九年壽六十三皇朝賜謚恭靖有十五男八女厚陵豊德妃定安王后金氏慶州籍左侍中天瑞之女
○太宗大王諱芳遠字遺德太祖第五男 元年庚辰冬 上受禪東閣雜記
曰 太宗在松京潛邸時天欲曙有白龍居寢室上燦爛蜿蜒
頭向御所侍女金氏見之俄而雲霧晦暝不知所在 上聞禮
賓寺以陳米春魚貿月十斗曰米雖腐不猶愈於菜蔬乎入有
飢而不能救何用春魚乎罷之○上教曰水旱之災人君不德
所致罷禱祀而修人事可也○上召金瞻曰周王問寢漢高獻
壽周宣王后諫晏起唐長孫皇后諫主明臣直皆命畫壁以備
觀省○上曰衣食民生所重古有后夫人親蚕之禮自今宫納
麻枲以備衍債 上欲以大學衍義后夫人可法者教中宫世

子嬪命言衍義之要以進○迎銅佛于濟州至館 上曰自天
朝至則予當拜竟不拜○命放馴象于順天偉島不食水草逢
人涕淚監司以聞 上憐之命養之不貴遠物仁及物可謂
至矣○時江陵大関嶺竹結實如眞麥人取為酒食咸鏡和州
有土如黃麪作粥人免飢○上親試讀書官河崙等取三人書
以進 上曰當依舊焚香祝壯元事信手抽之乃權蹈也楊村子
上喜謂曰此榜乃予門生爾不得為自家桃李○十九年廢世
子禔以忠寧大君為世子紫海筆談曰讓寧知太 宗意在
世宗即佯狂而讓之嘗呈告遊西関 世宗申戒女色讓寧受
命以去 上命西伯有大君所昵妓馳而上西伯承命以美姬
作村女樣示之大君見而悅潜通贈一律明月不須窺繡枕曉
風何事捲羅幃道其隱密之意也遂以朋上京 上命習歌其

詩及讓寧歸 上迫勞之問近色否對曰不敢近 上笑曰見
能於花柳叢中不染而還予甚嘉之方求得一佳姫待之仍設
宴令妓歌其詩以侑之讓寧惶愧伏地請罪 上握手大笑以
妓歸之今崇禮門額三字乃手跡宏偉展翫想見其人也壬辰
亂遺失至光海朝青坡橋溝中夜夜有光乃掘得乃其題額也
筆談曰讓寧少能文章陽若不知書者○壬寅夏五月十日
上昇遐 上臨薨遺教曰田家每當是月旱災可慮予當啓于
上帝必當洒霖至今每年是日例有需雨號太 宗雨 在位十八年在上王位四年壽五十六皇朝賜謚恭定有十二男十七女獻陵廣州 妃元敬王后閔氏籍驪興壽五十六誕四男四女大王陵同附
世宗大王 諱祹字元正太宗第三男 永樂戊戌八月 上受禪初 太宗
妃元敬王后嘗夢 太宗抱忠寧世宗坐輪日中覺而異之○上
在潛邸時與諸大君王子出遊濟川亭時科擧士子渡江殆滿

上招一儒生嶺南居玄錫圭以感具饋之顧左右曰此間有處女乎孝亭對曰孫兒瑞原方有處子求婚　上曰豪傑多出草野瑞原納為婿登第為名卿官至叅賛大聖人識見出尋常矣

○上王遊幸于樂天亭　上朝　上王於樂天天使徐至　两上迎入置酒使臣歎曰新　殿下忠孝果愜所聞仍誦古詩有錢難買子孫賢之句　上王就前謝曰使臣之言不覺下淚○元年李原朝京　帝見而奇之黃嚴宰相後須復來○二年己亥始置集賢殿又建藏書閣選文士十人後增二十員十人帶任選十人帶書筵專任文翰朝夕飯時以内官為對密陞待至矣得人甚盛白鵲巢集賢殿柳樹生雛皆白云鄭麟趾李思哲鄭昌孫李季甸安止金末生申叔舟朴冲孫崔恒李石亨尹子雲魚孝瞻盧同戌任李克堪李鳴謙盧思慎洪應李承召姜希

顏希孟徐居正朴楗崔善復趙瑾朴冲林朴彭年成三問河緯
地李塏柳誠源等一時降顯及丙子禍作罷集賢殿○任元濬
嘗謁慶陽監司試其強記乃取官妓籍五百人名公一寓目序
其籍使呼入無一遺錯監司嘆服上言此人不可多得願速徵
用 上即命召來東宮以雲為題呼韻公即應曰胎高三春後
悠揚萬里雲凌風千丈直暎日五花文祥光凝玉殿瑞氣擁金
門待得從龍日為霖佐 聖君 上即命以白衣忝集賢殿官
西河君判書至 中宗朝以士洪父誅○元敬王后昇遐 上
被奬徒跣呼痛數日不進膳 十七年命頒三綱行實于中外
命儒臣編輯古今忠孝及烈女卓然詩贊圖形○柳觀請以三
月三日九月九日為令節使臣僚行樂形容太平○初秬黍生
於海州石磬產於南陽 上命取秬黍積分寸作磬聲音諧始

正雅樂用於朝祭○二十一年置渾天儀定時圭表禁漏光又
建小閣糊紙爲山內設玉漏機輪以水激之作鼓人鍾人司晨
玉女不由人力自擊自行若神使然其制度皆出 睿裁○上
常患渴候醫云白黃雄鷄羊肉皆治渴 上曰豈爲自奉以賊
物命況羊非本國所產乎不許○上嘗寢疾內人率巫祈禱成
均館齋儒生逐之中使以聞 上扶病起坐予嘗恐不能養士
士氣如此予何憂也疾似優矣○二十九年 御製訓民正音
郞諺文也 上以諸國各書以記國語獨我國無之遂倣篆楷製二
十八字擬定終聲八音初聲十一字依梵字爲之○上自在潛
邸好學不倦嘗有微恙猶勤書不已 太宗使小宦取去書秩
及卽位勵精文治高出百王嘗謂近臣曰吾於經史過眼不忘
好學聰明天性然也四夜脫衣平明受朝敦睦友愛人無閒言

東北賓服境內晏然時称堯舜○庚午昇遐在位三十三年壽五十四皇朝賜諡莊憲○定世室有十八男四女驪州英陵○妃沈氏籍青松溫之女英陵壽五十二誕八男二女

○文宗大王諱珦字輝之世宗第一男元年庚午春即位篤愛兄弟同氣八公子長 上次世 祖自 世宗朝教以義方嫡庶不衰朝夕定省鴈行如驪珠國人皆嘆稀阯之美 上數引接曰吾兄弟若在中國雖未逺王逸少豈下於趙松雪字嘆賞不已○上久在承華潛沉學問月明人靜或手携一卷步至集賢直廬問難時成三問等夜不解衣帶一日宵半聞户外屐聲呼謹甫三問字也三問驚惶出拜賫出金橘一盤橘盡盤中有詩詩云沈檀偏宜鼻腯膏偏宜口最愛洞庭橘香鼻又香口詩與筆皆 御題也世傳千紅萬紫閙春風春盡都無一點紅之句即 御製也

上既通性理之學發為文章又好陳子昂書筆法精妙善觀天

文精於氣候預言某時某方雷動必驗無遠近觀近思錄所得
頗多○二年咸鏡道進甘露又獻白雉白鵲皆却之○上諒闇
後常廬亭而過於憂勤請間日視事上曰必須勤憂不可自
逸○上天性至孝　世宗嗜櫻　上手植之滿宮皆櫻桃樹矣
○壬申夏五月昇遐（在位二年壽三十九楊州顯陵○皇朝賜諡恭順有一男二女○妃權氏籍安東顯）
○魯端宗大王（諱弘暐文宗長男）元年壬申　上即位時十二　上在
元孫時　世宗月夜每於步集賢殿謂學士成三問申叔舟等
曰寡人萬歲後須念此兒　文宗疾革召集賢諸臣東燭至夜
分膝下置　端宗手撫背曰以此兒付卿等遂賜酒　上降榻
平坐執酌而勸諸臣至醉皆休　上命不省中官撤取門楣作
椎輿出列臥於入直廳是夜大雪諸公醉醒則異香滿室渾身
覆以貂皮衾乃　上之手自覆也相與涕泣誓報殊　是○海

東樂府曰時諸大君競延文人才士盡歸於安平　光廟時爲
首陽無以加彼韓明澮進謁獻策曰世道有変須結武士以習
射遂日往慕華舘訓鍊院射候遂用其策數月之内偏交武士
遂靖内亂○時右相金宗瑞多智略時目爲大虎　光廟與明
澮等約於十月初十日擧事謀頗泄　光廟曰設使謀泄先誅
宗瑞餘不足平也是早聚洪允成等于私第允成曰用兵猶豫
最忌　光廟拔釰起率家僮林芸而行楊汀等以微服從行
光廟至宗瑞家宗瑞出延子承珪不離左右　光廟紗帽角落
請借政丞角宗瑞使入取用林芸椎擊宗瑞仆地承珪驚伏其
上楊汀拔釰斬之時韓明澮權擥等候路上　光廟還而笑曰
已殺賊矣至巡廳令洪達孫領巡軍詣時御所　上出寓鄕校
間寧陽尉鄭悰家　光廟台入直承旨崔恒握手言殺宗瑞之

由曰宗瑞連結咸吉道節度李澄玉等推戴安平大君賊魁已
除餘黨欲啓治之崔恒携手同入　上驚曰叔父活我　光廟
曰臣當處之直召諸宰排立軍士作三門明澮持生死簿坐門
内諸宰入第一門去僕從入二門名在死簿者使允成柳洙具
致寬持鐵如意椎擊殺皇甫仁等　教文畧曰奸臣皇甫仁宗
瑞等交結安平大君瑢以圖不軌奸黨伏誅瑢以至親不忍置
法安置于外云云押送安平于江華尋賜死○乙亥閏六月
上出慶會樓下召　光廟光廟趍入　上手執璽授世　祖辭不
獲俯伏魯山命扶出令副提學金禮蒙製即位教曰　主上嗣
服以来國家多難以寡人先王母弟遂付以大位予謙不獲宗
親大臣咸謂義不可辭乃勉循羣情云云○秋江冷話曰金自
仁年十二見此事胷如火焰云　上之遜壽康宮也○丙子夏

六臣朴彭年成三問俞應孚河緯地李塏柳誠源謀復魯山事覺伏誅成三問施烙刑顔色不変終不屈俞應孚灼鐵置腹中終不服河緯地曰既加逆名當誅復何問 先廟怒弛不施烙刑朴彭年稱 上曰進賜 先廟怒鑿其口李塏歳刑之下色不変柳誠源初三問鞫時在館聞之還家上祠堂自刎俄而吏来礫屍〇成三問事夲還上王于寧越降封為魯山君丙子録曰 上王移寓客舎東軒毎登觀風梅竹樓夜使人吹笛又詠短句曰月白夜蜀魄啾含愁情倚樓頭爾啼悲我聞苦無爾聲無我愁寄語世上苦勞人愼莫登春三月子規樓 国人聞之無不流涕又詩曰一自冤禽出帝宮孤形隻影碧山中睱眠夜〻眠無睱窮恨年年恨不窮聲斷曉岑殘月白血流春谷落花紅天聾尚未聞哀訴胡乃愁人耳獨聰每於清晨出大廳著衮龍袍據榻坐見者無不

起敬時境內旱焚香自禱天雨輒注○丙子錄曰丁丑十月命
賜死楚都王邦衍入伏庭中魯山具翼善冠袞龍袍坐椅不動
謂監刑官曰吾無受香處不可下庭汝可來殺我監刑官俯伏
不敢仰視有一貢生常侍者自請弦弓從窓隙繫頸而絕時春
秋十七歲貢生行未出門嘔血死是日雷雨大作風拔木黑霧
塞經夜不散○寧越守連七人死朴忠元以死罪出為守祭文
曰宗室之胄幼冲之辟適丁否運遯于僻邑一片青山萬古寃
魄庶幾降臨式歆芬苾自後無患○肅廟朝戊寅前縣監申奎
請復位疏略曰時移事往立號已平逢科葬後孤危鄕獨春風
杜宇長入騷人之句麥飯寒食空吞野老之咩天荒地老衰衰
難夷云云備忘記曰申奎之疏讀未半而感懷自切於中無乃
祖宗之靈悅穆於冥冥之中有相感之理耶其令禮官亟舉禱

儀上魯山廟號　端宗府夫人宋氏諡定順附廟後　御製詩
興言疇昔事感淚欲沾裳槐叟同堯舜聖神邁禹湯縟儀追擧
日世祖德彌光獲遂平生願欣歡我獨長　上曰杜甫詩一軆
君臣祭祀同六臣祠宇仍存可也後因李世白所達移建大臣
祠於陵寢內閑曠處 ○丁丑命發昭陵　先廟之三年顯德
王后年二十四誕端　宗致病七日而薨葬于安山號昭陵野
說曰　上王遇害后嘗顯靈闕屋上曰殺人之子人亦殺其子
先廟夜夢顯德至罵曰奪國已足殺之何罪耶則人君不可犯
嘗殺汝世子直走東宮　上驚起往候世子則已無救矣　上
大怒卽命斧昭陵先剖石室曳出梓宮重莫能動軍民怯駭乃
爲文祭之梓宮乃出投諸江水暴屍三四日乃命民禮葬移厝
水濱　中廟朝癸丑命復昭陵 ○丁丑中月二十四日　端宗

昇遐 在位二年在上王位三年壽十七○莊陵○妃宋氏籍礪山判敦寧玹壽之女丁丑降爲夫人辛巳六月四日昇遐 壽八十二 思陵楊州

○世祖大王 諱瑈字粹之世宗第二男 乙亥六月十日 上受禪 初上爲大君年十四宿一娼家夜半其私叩房門 上驚起蹶蹶倒仍出超數仞墻又超過三重城其人亦如之 上走一里餘路傍腹虛遂隱其中其人追之不及而去俄有人自樹傍啓門而使溺檣側仰觀星文自語曰紫微徑柳星必人君依樹象可怪良久還入 上翌日物色索之乃觀象善推步者也 上心獨喜之○東閣雜記曰 上日表偉奇射御絶人年十六隨 世宗講武于王方山一朝射數十風拂毛血衣盡赤老武李永奇等見而泣曰今日復見 太祖神武 文宗嘗書其弓鐵石其弓霹靂其箭吾見其張未見其弛 上常衣濶袖衣宮中笑之

世宗曰如汝勇夫衣服如是寬大可也○初世宗令 光廟登
三角山石角層巓人皆惴慄首陽光廟登如飛鳥無危不臨神也
非人也 世宗嘆曰吾子孫必盡於是手矣○二年改集賢殿
為藝文館命梁誠之勘定 御製奉安于徐趾閣東名曰奎章
閣諸書所藏名曰秘書閣○十一年 上聚公卿文官于闕內
試策名登俊試以鄭麟趾為對讀官永順君溥以室宗淂中
上喜甚及放榜賜宴于議政府壯元全守溫以下各賜鞍馬名
致內殿曰古有門生座主之稱今是科予親策之予當為是門
越數日 兩殿坐思政殿使新恩獻酌一如門生座主例吾東
所無之盛事○古者無武科 太宗始焉 世祖文賜蓋武賜
旗皆下文武〻不悅尋罷當取武科一千 上問居末者曰有
才下於汝者乎對曰後榜壯元是也 上大笑擢用其人果稱

職○謏聞瑣錄　上嘗不喜一畀官不欲遷職畀年一日内宴宰樞上見其畀官已金帶矣　上驚訝宴罷令銓曹考其宲皆由清班　上曰人之貴賤有命存焉非人主所能爲○上畢幸温泉又將視俗離山文藏臺不煩民力以長木爲梯又嚴酒禁遣中使察之觀察使金震知就洪允成飮命斬震知以徇百官夜親執鞚迷馬逸入民田犯禁也西巡兩界東臨仙界行蹤若一閑人○筆苑雜記曰　世祖天縱豪邁慨然慕唐太宗高傳漢高性又恭儉常御紺色木綿裘穿青草鞋携大杖笠纓用純木大畧英才眞與漢建武相埒矣○青坡劇談曰　世祖常幸西路望見一兵旗竹取来爲留眞奇材也國朝寶鑑曰　上疾劇召禮判任元濬諭傳位之意鄭麟趾等以爲不可　上怒曰運去英雄不自由汝等違予志是促我命也卽令中官取冕服

親賜世子 睿宗 世子即位翌日上昇遐 戊子九月八日昇遐在位 十四年壽五十二皇朝賜

諡恵莊定世室○有四男一女○楊州光陵○妃尹氏籍坡平 貞靖公璿之女誕二男癸卯三月三十日昇遐于溫陽行宮壽

六十六光陵 大王陵東岡

○德宗大王 諱暲字元明初諱 崇世祖第一男 成宗辛卯追崇○實鑑曰德

宗在宮薨逝 世祖以爲其嗣皆幼不可不傳其貌以遺之命

畫師崔涇安貴生圖兩歲之夜 成宗即位命奉安于月山大君

德宗第 二子 家賜涇貴生家爵臺論其濫 上曰予生幾月乃失顧

復不意今日得天顏悲慕步行則涇貴生不可不錄侍進從下

命錄晬容事名永慕錄申叔舟作序○世祖乙亥封世子丁丑

昇遐○爲顯德王后所害詳見世祖紀壽二十皇朝賜諡懷簡 ○敬陵有二男一女○妃韓氏籍清州左議政確之女

○睿宗大王 諱晄字明照 世祖第二男 戊子秋九月上即位 上新即位甚

星見南怡以兵判直禁中與人論彗乃除舊布新象也柳子光

㫄聽其語誣告成獄誅年二十六○秋連三日宣醞政院賜詩曰三日雖既困莫辭予所錫此意非他意邦國亦盤石承宣皆和進○筆苑雜記曰　睿宗初政銳意圖治未幾王體違豫嘗手寫冊背曰睿宗曰死得此謚足矣及賓天上謚睿宗果合聖意嗚呼悲哉初　世祖搆疾　王視膳日夜不交者數月比薨哀呼踰制（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昇遐在位一年壽二十一　皇朝賜謚襄悼有二男一女○昌陵高陽章順王后韓氏籍清州明澮之女誕一男恭陵坡州○安順王后韓氏右議政伯倫女誕一男一女昌陵）

○成宗大王（諱　德宗第二男）元年己丑上即位貞熹王后同聽政（貞熹王后　世祖妃也）五山說林曰初　光廟與貞熹同坐適雷震殿柱后驚变色諸王孫錯愕失措　光廟獨不動者山君年九歲亦自若　光廟語　貞熹曰異日國事付此兒毋忘斯言○三年命撰歷代帝王后妃可法可戒者為三編名曰后妃明鑑帝王

明鑑○四年 上親耕 后妃親蠶○大妃還政於 上○建尊
經閣設耆賢庠序養儒士二百人徐居正啓構享官廳改構聖
殿東西廡李克增啓措典祀廳賜布五百餘疋米三百石賜學
田聚文士儒生承旨宣醞御廚珍味絡繹不絶至秋 上謁聖
廟退御下輦臺宰樞文臣列坐八道儒生皆揷花春宴新奏樂
章而侑之○十年親祀先聖耆老乞言設弘文館置學士○十
一年帝發兵討建州衛勑出兵助征遣領相尹弼商直搗巢穴
明年春遣魚世謙獻俘帝勑賜金段錦西洋布奬諭之 十二
年往妃尹氏以罪黜降爲嬪尋賜死 野史曰尹妃生燕山寵
隆驕恣妬諸嬪鄭氏嚴氏不遜于 上一日聖顏有爪痕仁粹
大妃大怒激成天威大臣尹弼商獻議廢之時天威震動人莫
敢言許琛引漢武宋仁之失力諫之孫舜孝極言他日元子有側

隱之心 殿下寧不深悔云云○朝野記聞曰尹氏出私第日
夜號泣繼之以血 上遣內竪廬訪仁粹 后教其官對以洗
梳整粧無悔恨意遂加罪尹氏以拭淚班血帨付其母申氏曰
吾兒幸保全以是告我哀冤且葬我輦路傍俾瞻車駕吾所願
○松窩雜記曰將罪廢妃時刑房承旨李世佐持藁去夕還家
與夫人卧夫人曰朝廷論廢妃何如公曰已賜死矣夫人愕然
起坐曰傷哉吾子孫無類矣母既無罪而被殺子無報復於他
日乎將置世子於何地而有此擧乎甲子禍有東市之慘夫人
先見之智非諸臣所及也○上嘗夜遊庭見三角山火光使視
之有書生懸燈讀書問之曰何爲勤苦曰欲爲及第耳 上命
作絶句遂賜第 上微行見人所一樹鵲巢者植其門南使問
之對曰鵲巢門前樹當及第云故以此代之望有徵也又問能

誦習四書有而虛數十年　上賜第〇三月上巳　上遊後苑
命別監往泮宮看儒生幾人還報獨有一書生矣　上開後苑
小門急召入問曰諸生皆出爾獨在何也對曰今日令節諸生
或歸家或與同好相聚臣遠方寒士寄身下齋無親戚是以獨
留　上曰諸生今在何處曰方會泮水邊供具耳　上曰汝試往
其處其人曰唯命無何承傳來宣御饌使其人招諸生共之諸
生大驚翌日殿講其人賜第〇命刻張蘊古大寶箴揭便殿親
賜王禹偁待漏院記賜承政院〇有人上疏未伸寃者　上曰
疏此誰所寫也曰士人姜信丞召使寫楷書草書遂擬造紙別
坐織室判決事〇上散步後苑有鵲含紙墜視之乃守令饋左
承旨物目單也　上袖其紙御經筵承六承旨從容謂曰若外
方以食物遺身受之乎第六坐同副曰何敢受之第四第五同

聲對第二坐左承旨避席伏地曰臣有九十老母昨有一守令以海物遺臣〻受上哂之自袖出綫曰卿可謂古之遺直也○有一人以土地舍施佛求子孫福其子孫窮不能存與寺僧訟屢歷歲許之 上親筆判曰納田于佛以求福也佛者不靈子孫貧賤因還于主福歸于佛大哉王言片言折獄使無訟○俞好仁直玉堂 上夜臨直廬見其燭露敗壁命宦者持被而來覆此與唐文宗韋綬同一美談 上每夜遊慶會樓好仁從之有如唐玄宗之待謫仙好仁家在南中乞歸省母 上遣使人覘之好仁入驛亭題詩曰北望君臣隔南來母子同使者還奏上曰渠亦念我至矣上愛好仁之詩恩渥盛隆終不大官者蓋察其不堪宰輔○上嘗有疾 大妃使巫行禱於碧松亭太學生李穆倡諸生杖其巫而逐之 大妃怒告 上上召大司

成教曰士習歸正予用是嘉特賜酒○上篤學夜引玉堂入直之士講論賜經問古今治亂民間利病便服相對或至夜半大醉而出撤御前燭送歸即金蓮燭之意也○上喜傾大白有一玉盃清瀅如水有一宗室飲後便袖之起舞佯仆盃碎盖諷也上喜酒多內醞內需寺日獻畫屏一夜畫赤盖血嗟也鍾愛一王子甚多逼憲府爭之上即召城上所掌令書一句賜之世人最愛霜後菊此花開後更無花其人拭淚而出未幾 上昇遐

甲寅十二月二十四日昇遐在位二十五年壽三十八 皇朝賜謚康靖有十六男十二女○宣陵廣州○恭惠王后韓氏籍清州領議政明澮女壽十九無育順陵坡州○齊妃尹氏生一男燕山徙妃貞顯王后尹氏籍坡平左議政壕女己亥尹妃廢陞為后壽六十九誕一男二女宣陵廣州

廢主燕山君名㦕成宗之長子尹氏出初納妃之日風雨大作○丁巳錄曰孫舜孝一日乘醉上御榻以手撫之曰此座可惜盖以燕山

方晋惠也 上曰吾亦知之不忍廢也臺啓請治陞稱之罪遂
安置漢江三十日以貳相還召使不居相位者蓋慮其行伊霍
之事鵝城雜記曰燕山在東宮時請遊街夕還 上曰有奇觀
對曰無足可觀但有一犢隨母々有聲輒應之母生全此可羨
也 上聞而悲之蓋燕山之失性由於尹氏之廢○成廟壽春
一麝馴擾不離左右一日燕山足蹴之上不悅曰獸亦依人々
何不仁也主即位手射其鹿見帶箭流血濺於宣傳官歷朴松
壽入直見之曰先王所愛之物至於如此臣下何有哉即日解
官啟當時見核惟松壽一人也○戊午柳子光李克墩構成
士禍殺金宗直門下諸人野言別集曰金馹孫所修史草載其
師金宗直弔義帝文云々以始皇比世祖以義帝比魯山宗直
與其門徒譏議豈隱其議刑名云々宗直剖棺斬屍金馹孫等

各杖流遠方○甲子二月主撲殺成　廟後宮嚴氏鄭氏於內
庭殺　大妃曰此父王之後宮也何至是耶主以頭撞　大妃
玉體　大妃因疾惡甚遂臥不起○甲子禍作記聞曰仁粹上
賓廢妃尹氏母申氏交通內人潛訴尹氏非命之冤且上其拭
淚斑血帨主悽然慘痛取見時政記怒其獻議大臣及奉使之臣
及尹氏復位時忤旨諸臣百餘人皆殺之先殁者斬屍其中尹
弼商李克均李世佐成俊朴誾李坡謂之六奸破家瀦澤立碑
書罪甚至碎骨飄風○乙丑時主暴虐日甚內行尤醜蓋先王
後宮至於外命婦宴于內庭有姿色引入亂之仍擢其夫判書
尹珣妻以宗室女見幸人言珣之資憲乃是王八債云○筭瑞
蕙臺先是　成宗朝後苑生一莖九枝謂之瑞蕙至是筭臺於
其上為荒遊所延曙亭慶會樓明倫堂為淫所樂九朝山陵平

爲游場逐齋郎不復祭爲令文武官儒生充輦夫駕之製詩論
贊○丙寅九月初二日朴元宗成希顔等奉 中宗反正初禁
中聞變莫側所以燕山坐差備門內召承旨等曰如此太平之
時安有他變恐是興清之夫相聚爲盜耳乃命禁堂李偶持鑰
審闕門偶知朝廷已有所處抽身出門燕山遽命尹璋曹繼衡
袖二人佯爲隱避伏而出闕內諸色人皆出唯後宮倡流相聚
號哭遂放燕山于喬桐移廢妃愼氏于貞清宮出世子顗及昌
寧大君仁陽平君誠及敦壽于門外尋賜死○燕山舊臣金崇
祖南世周反正後家食不出一稱青盲一稱痼疾非不知獨夫
之不可事而天命之不可違而自守不變亦非碌碌者矣○傳
曰前王一則兄弟一則君臣今天氣漸寒衣服物膳可厭送十
二月以疫殂遣醫救不及臨殂無他言但曰欲見愼妃耳○韓

山郡守李若氷疏請燕山魯山立後大臣尹殷輔啓魯山燕山
事不可更議大憲柳仁淑大諫愼居寬以爲若氷邪論杜
爲正條請拿鞫弘文館劄爭若氷乃得免噫爲魯山燕山立後
乃是一事前後廷議皆如此可勝歎哉此論不阿時諱可謂
東方有人矣

○中宗大王 諱懌字樂天成宗第二男 元年丙寅九月初二日 上即位于
勤政殿册府夫人愼氏爲王妃　時燕山淫虐宗社將危成希
顔嘗從燕山遊楊花津有要心元不愛清流之句燕山大怒遂
以吏參降職居家慷慨有撥亂反正之意朴元宗乃月山大君
婦弟也魁傑早貴惟爲武士所推仰希顔欲嗟因事而無交分
有武人辛允武往來兩家甚狎遂令試徵意元宗奮袂而起曰
我日夜蓄積也乃暮抵希顔家各痛哭決大計自以孤立難成

以吏判柳順汀有時望諭其意順汀遲疑勉而已遍諭朴承文
辛允武洪景舟等各倡同志糾合者率多武夫所在踴躍九月
初二日燕山將遊長湍石壁希顏約以其閉城推戴晉城燕山
適停其行將士思奮勢不可止乃於初一日夜半會于訓鍊院
令遣脩等分守內城倉卒無見兵驅從夫以衛希顏聽朴柳直
詣光化門前立馬成陣惟元宗揮扇指揮若神初諸議柳子光
歷事多謀不可不使知之若首鼠則擊殺之子光聞即戎衣跨
馬使僮貴油芚隨人不曉其故及到軍門謂遣將士倉卒無符
信即裂劒作符人服其智於是會戰門內留子光李季男守闕
門以備齊主奔逸平明元宗率百官詣景福宮請命于慈順
大妃啓以推戴晉城之意迎駕于潛邸 上避于平市署傍人
宗再三勸進 上以戎服御輦以出市不易肆父老呼萬歲曰

午入景福宮柳子光欲循霍光廢昌邑故事致首王於閑中告
大妃以廢主之故羣議止之日未暮百官班定 上即位初燕
山獵郊外 上以大軍扈駕獵罷燕山乘駿馬謂大君曰子自
興仁門入汝自崇禮門入後者軍律大君大懼寧山君密白曰
吾馬甚駿非吾莫能制遂微服控馬如飛至闕少頃燕山至時
人謂寧山與馬應時而出寧山即 上庶兄也○錄請國功臣
朴元宗等一百七人初成希顏首建大策至是以爵秩讓元宗
順汀時論多之○反正日諸勳臣先遣甲士圍宮盖恐有害之
者 上驚怖至欲自殺夫人慎氏曰軍士馬首環向此宮吾夫
婦不死何為若馬首向外是衛護之也知而死未晚執裾固止
之自少情愛甚篤至是諸大臣議以為殺其父置其女於宮中
則吾等勢不相容遂請廢之 上不得已從之出置別宮每慕

華逅詔時必遣御馬視之則夫人親造白粥手捧傾喂馬而送之○二年柳崇祖沈貞南袞金克誠密啓醫官金公著朴耕儒生趙廣輔等言柳子光搆成戊午士禍盡殲士禍不如除去少浮地下之冤云云 上變獄成庭鞫烙刑斬公著耕等○東閣雜記曰儒生趙廣輔就拿浪頭書吏見子光大呼曰子光小人也戊午偕言忠良今欲為何事也願得尚方劍斬佞臣頭語朴元宗曰汝功果大然何為家畜府主內人手又謂成希顏曰汝為名儒何與子光同事耶杖十餘但痛哭而已元宗曰真狂士也止之○是年冊淑媛尹氏為王妃（章敬王后）○九年議政府奴莫介誣告朴永文辛允武謀亂伏誅含載曰永文傲傑無識嚚憤文臣彈論（武臣故也）本月打圍永文為大將一日偕申用漑李長坤看打圍處而歸長坤占眼句曰人事百年看曆日用漑繼之曰

江河萬古只行塵又合永文債之永文心懷憤恨胥捏允武家
語之莫介商听而告言辭多是傳會○匯崖日錄曰莫介校檔
奚此輩出入朴辛兩家永文恚疾士流排巳乃生禍心莫捏允
武家謀不軌大捏欺変置朝廷以快巳意允武恚狠黽勉莫介
狐伏以聽云云○九年設湖堂昏朝時廢書堂 上首復舊規
卜基於東湖月松庵即所謂湖堂也壬辰亂後廢戊申復設於
龍山別官○十年王后(章敬王后)昇遐龍泉雜記曰甲戌年鷄足疊
生或雌化雄或生一足京房易傳曰人君用婦人言鷄生妖漢
元時有鷄異王氏爲后唐武后稱制雌化雄常氏擅政有三足
鷄皆有女禍識者憂之○十二年冊立王妃尹氏(文定王后)時壺位
未定淑嬡朴氏生王子(福成君)寵冠後宮欲援章敬例自陞中位
上欲從之未知大臣意令良辭求之於鄭光弼金應箕申用漑

等光弼奮然曰當求名門淑德不可以側微昇遂以大學衍義
齊家之要范祖禹擇后事進諫朴氏之意遂沮上意定納新妃
士流相語曰光弼此舉宋之韓范無以過也○十三年天使接
待宴時天使揷花上忘未揷花天使問之倉卒無以對譯官李
華宗以 上意辭曰花應着上老人頭天使大喜○夏京外地
大震三度太廟殿瓦飄落宮墻入家頹壓時赴京使聞見錄同
月同薊州常熟縣有白龍一黑龍二乘雲而下口吐火焰隨以
雷電風雨捲去近傍民舍三百餘戶船十餘隻飄入半空云又
瀋陽縣大柳樹數年前因風雨顛仆是夏大雷雨還起立其樹
高三十七尺圍二抱○大憲趙光祖言于 上曰性理大全體
用備該治世之謨不待于外如金安國李耔金淨等一月之內
三會弘文館使之進講則庶有益於聖學○上祀先聖御明倫

事命同知事尹倬大成全湜庚正丁玉亨講易泰卦儒臣申光
漢舍人閔壽千掌令朴薰請尚書無逸太學生李若水請大學
環橋門觀者以千數○十四年太白晝見白虹貫日二月有射
書於建春門　上謂都承旨權撥曰前有箭射入禁苑取寫則
納書矢陋言朝廷闕事其文字非無識者所為且云某日射政
府某日帖榜延秋門而不啓故又射云○黃兎記事曰有人夜
貼書謗朝紳時諸賢激濁揚清縄章帽起全者無幾因此不逞
之徒怨入骨髓有人射書于政府諫院列書趙光祖等三十餘
人之罪時武人金友曾恨怨光祖等臺諫疑金友曾所為起獄
論治○己卯錄曰金友曾誣毀士林事於庭訊趙光祖大憲參
鞫臺諫以光祖不當治友曾論辨尋仍○冬十月大憲趙光祖
請削靖國功臣濫錄四等僉削之是時南袞以禮判不參後先

祖追啓曰崇品重臣避朝廷大議人臣處其身徐無足觀袞亦
入侍惶慚流汗而退遂請左相申用漑用漑方病臥入內袞曰
近日議論甚激用漑奮然曰激之一字乃小人陷君子而亡後
漢者也袞厭然而退克己之心日生若芒刺在背未幾用漑卒
遂無忌憚云○十一月十五日神武門士禍作時諸賢氏所建
白期於得請朝講至於日晏聖躬疲倦有時欠伸或從龍床屢
然有聲南袞沈貞以傾陷得罪士林洪景舟以贊成被論常懷
憤恨遂與交通探知 上之厭色貞潛通敬嬪朴氏問安婢教
以光祖專國人心稱善欲立爲王似若閭里無知之言傳播禁
中洪景舟教其女熙嬪以爲一國之人心盡歸趙氏日夕聞達
且山亟好食木蜜甘汁故寫走肖爲王四字禁苑木葉山亟剝
食成痕有似識文採以上聞 上驚懼下密旨于景舟景舟以

諸書稱密旨略曰先祖請等削靖國功臣者重綱常也先除無
功者稍存二十餘人名擅廢之罪是歸等爲魚肉及我也走肯
之輩奸似莽卓得一國之心一朝黃袍加身之變雖甚辭其可
正乎云云乃與金銓高荊山洪淑孫澍方有寧金謹思金克福
成雲尹希仁等密約凡事之時無兵判不能辦令於衛士故判
書李長坤誑招之令景舟潛啓曰欲上變而庭侍皆其腹心請
開神武東夜入啓盡不欲承史知也十一月十五日初昏景舟
等潛入神武門都摠管貞參知雲自直所來會且陳戎器於殿
陛蓋欲拿來格殺之也入直承旨孔瑞麟尹自任注書安珽栓
閤李揖應教奇遵修撰沈達源等先下獄漏下二更矣景舟袞
入對曰事急不可不鞫問速命逮捕李耔金淨先祖金湜金球
柳仁淑朴世熹洪彥弼朴薰等拿致誅之長坤始知當夜格殺

之議極諫少傾先鄭弼趍入涕泣極諫引御裾叩頭右相安瑭
亦極諫乃命李耔等下詔獄領相光弼更啓李耔非常人國家
他日必大用臣罷似當先祖等有何係毫之私者哉○是夜
上命南袞等罪案其案趙光祖等交相朋比附己者進之異己者
斥之聲勢相倚盤居權要誘後進詭激成習使國論顛倒朝政
日非在朝之官畏其勢焰莫敢開口云云　上曰案已就只因
光祖等八人餘悉放之囚禁府之夜長天無雲明月滿庭諸公
相聚酌酒以訣元冲(全淨字)重泉此夜長歸客空留明月照人間
大柔(全絿字)詩曰理骨白雲長已矣空流條水向人間又詠曰明
月長天夜元冲和曰嚴冬惜別時相聚曰次野(李耔字)必免次野
哭孝直(光祖字)亦哭○神武作禍日諸生請闕數千人會光化門
外儒生申命仁秉革草疏字如飛上將為門者所拒諸生排門

闌入生員朴光祐被傷流血諸生或脫巾或被髮號哭 仍曰
排闥號哭萬古所無事擒其五六人治之且令禁軍驅出之申命
仁挺身厲聲曰古者楊震被囚太學生三萬餘人守闕號哭固
有之矣 殿下今日之事萬古所無之事疏頭李若水等拿來
諸生爭先就囚囹圄已盈鉄網亦乏至以藁係頸第三日 上
命放○黃兔記事曰時上曰齊從同治古之道也禮判申鏛曰
上教如此社稷之福也 聖諭溫醇漸向開悟不數日忽下嚴
教殺先祖等一時士流無得免盡讒言又入於左腹也適領左
相御筆除南袞李惟清為左右相召禁吏沈貞孫澍教以先祖
淨湜絿賜死自任等絕島安置臺啓中三十六人分輕重罪之
罷賢良科後仁宗復科○涪溪記聞曰己卯之獄人皆知袞貞
之所為不知其成金銓戊午之禍人皆知出於墩先不知衙齋

之主張己卯之禍無全銓則雖袞貞之奸難以托朝廷之公論
而成之戊午之禍無鄉商則雖墩光之惡難以倣大臣而行之
矣○是年奸人宋祀連鄭鏛誣告安瑭一家清君側之夜袞貞
等鍛錬成獄追罪己卯人金淨奇遵等安瑭安處謙處謹處誠
同被禍二十五年先是丁亥賜敬嬪朴氏福城君嵋及沈貞等
死時東宮庭處有灼鼠咀呪事且作傚畫像懸木牌書不道之
言捕可疑人鞫之指朴嬪所為 上廢朴氏為庶人母子俱謫
尚州尋賜死兩翁主廢為庶人沈貞亦賜死自餘連累者多全
安老主張鍛錬以擠陷其昔日有隙人○二十七年東宮火 上
慟哭呼曰億命億命仁宗小字世子始知燒火非其 上意扶小宦
飛跳烈火中○後郡守李若氷上疏請為魯山燕山立後且論
福城君嵋死罪狀未明請示悔悟之意 傳曰此三事拘於是

諱不敢言如此人之言至貴也若永此論扶植綱常之道可允
大寚柳仁淑等請拿鞫弘文館救免○丙辰丁巳録曰丙申年
間有人題詩葛院壁曰群小滿朝誣太平此身端合早歸耕虔
君不敢輕休退若度較訖寵裎嗚以必在朝不同志者作也金
安老淫刑峻法以待異己粉花緇髡皆被其惡毒悉不敢議之
乃有此人大書特書人心之不可誣如此越明年三西竄死○
先是慕華館立兩木紅柱為门謂之延詔门金安建議作一閣
門覆青瓦額曰迎詔门至己亥天使薛廷寵曰所迎有詔有勅
有賚賜名以迎詔偏矣遂寫迎恩三字使揭之○甲申十一月
十五日 上昇遐 在位三十九年壽五十七皇朝賜謚恭靖肩 九男十一女○清陵廣州○妃端敬王后愼
氏籍居昌左相守勤之女丙寅九月二日位中壼九月九日遜 于私第壽七十一英宗己未追復位溫陵楊州○徙妃章敬王
后尹氏籍坡平領敦寧汝弼之女誕一男一女○禧陵高陽継 妃文定王后尹氏籍坡平領敦寧之任之女誕一男四女泰陵

○仁宗大王 諱 中宗第一男 元年甲辰上即位初章敬 王后以乙
亥二月二十六日誕 上而三月二日昇遐臨薨啓于 上曰
娠此兒時夢神人自天授一佳兒語以明年二月生人世須名
以億命愼無忘也覺而異之即操筆以識億命二字某閣內第
家窓願 上察之言訖賓天 中廟親往審字畫宛然故小名
以此○己卯中 廟御思政殿 上方爲元子補養官南袞趙
光祖入侍 上方五歲以絳紗直領玉帶黑靴端拱對案嶷然
如老成人讀小學如流聲音仁厚史官竊視之天顏喜容不載
中廟疾漸晝夜侍疾粥飮都廢形瘠面黑左右無不泣下及昇
遐散髮跣足外于庭下廬廷莫不摧痛既葬不離喪次逐日問
安于昌德宮 文定王后處所 文定喪服拖大君 明宗 終日伏庭而泣曰吾
母子命懸於 大王願丐生爲 上相對痛哭曰生不如死以

以疾轉篤遂至大漸　上疾病六月息新栗漢江一栗木成熟進御人皆異之○鵝城雜記曰　仁廟初立華使見之語館伴曰爾主聖人爾國小國不相稱也必不能久爲爾君爾等無祿○國朝寶鑑曰　上生有異質三歲讀書已知字義在東宮二十五年每日昧爽問寢退御書筵惟寒暑亦無廢僚相慶曰堯舜復作於東方也一日手札賜薑宮僚曰不撤薑食爲其通神明去穢惡也故以送之宮僚相傳爲寶玩　乙巳七月初一日　上昇遐壽三十一皇朝賜謚榮靖○孝陵高陽 妃仁聖王后朴氏籍羅州金城墉之女壽六十四無育

○明宗大王 諱峘字對陽 中宗第二男 元年乙巳七月一日　上卽位年十二文定　王后同聽政　八月二十二日忠順堂士禍作野史曰　中廟末年　仁廟在東宮長而無子　明廟幼爲大君尹任仁　廟之舅也以武人在　中廟朝嘗政時尹元衡兄弟有

陳元衡卽文定弟也爲人奸邪時金安老用事以保東宮爲名
張其勢奏放元衡兄弟于外元衡常懷媢嫉之心煽進輩各有
所附遂有大小尹之說大尹指任小尹指元衡安老旣敗元衡
等還朝流言日播　仁廟甚不安自　文定亦以　明宗爲危
欲托外臣以自固李芑陰進安國之計以結于元衡元老兄弟
戊戌年　中廟忽降內禪之命中外莫測　仁廟涕泣固辭乃
止己亥東宮有火災目之元衡大諫李霖等劾論蘗眤之漸辭
語太露識者憂之自此惡言横生中外惶惧　仁廟嗣位擢元
衡參判蓋以慰慈殿之心　○野言別集曰　仁廟大漸時尹任
入侍元衡李芑因此搆陷而柳灌柳仁淑又是芑之仇怨故與
鄭順明許磁林百齡倡爲匿言僞投朱書上誣　恭懿及至　明
廟嗣位元衡使妖妾入內驚感兩宮於是　慈殿下教曰宮中有

謗書相通而見露者謗書云近來國事漸至殊常不知死所云
云朝野合載曰元衡與李芑等四人合謀而元衡自做謗書委
隆踰庭以動 文定又宣言 仁廟大廟之日尹任欲援立桂
林君云ヽ 文定愈疑蹙於是下密旨於元衡通于兩司乃八
月二十一日也兩司皆不從元衡乃與鄭順明李芑許磁林百
齡等夜會光化門詰朝上變告尹任柳灌柳仁淑三人罪上及
慈殿御忠順堂召領事洪彦弼等入侍彦弼等皆言不宜(垂簾)慈殿
不從乃賜死○野史曰元衡芑世稱二凶順明百齡彦憼世稱
三奸金明胤安世遇世稱二邪以上乙巳士禍○三年鄭彦憼宣傳李
櫓以一封書入啓曰臣彦憼女從夫歸全羅道送至良才驛壁
有書故取來奉進命招三公芑順明元衡等示之以朱書之曰
女主執政於上奸臣李芑等弄權于下國之將亡可立而待云

云野史曰彦駿良才辟經宿或疑其自造云尹仁鏡等啓曰歟
初定罪（指乙巳）惟輕邪論如此乃列書應罪人今輕重入啓鳳城
君岏宋麟壽李若氷一罪李彦迪林亨秀盧守慎柳希春金鸞
祥丁熿李天啓權撥白仁傑宋希奎閔起文等安置命依啓彦
駿又獨啓林亨秀賜死噫甲子之禍甚於戊午丁未之禍慘於
乙巳自是士林蕭然元氣沮喪國之不亡幸矣乙巳錄曰小人
之禍何代無之漢之黨錮唐之白馬宋之洛蜀皆足以亡人國而
未有如彦駿之自爲自告使清流一網打盡功且慘矣昔石工
以一介無知之人尚不忍元祐之碑則吾於李檣者亦有憾焉
○四年李洪男上変洪胤等伏誅洪男欂岩李若氷之子也壁
書獄栘岩賜死汲古亦坐配寧越其弟洪胤尹任之婿也居忠州
憤其父冤死時發憤言悪訕不可勝數汲古在謫所通書于其

妻兄校理元帥度同婿舍人鄭惟吉曰舍弟洪胤與術士裴光
義推占卯相歷言吉凶其言曰庸主之殺人極於甲子乙丑終
有丙寅之禍今　上亦何能久云舍弟素驕傲門禍必至臨紙
痛哭〻〻而已惟吉帥度詣政院進其書拿鞫洪胤及辭連人自
服與某〻人謀亂兵起事其孽弟後丁年十六兩引左多忠州
一面邑空人皆痛之降忠州為維新縣〇領敎曰賊臣洪胤隱
佶不逞徒欲售犯上之謀乃與裴光義李煇崔大觀李茂丁等
假妖術而卜卯相之吉凶指庸朝而欲宗社杌揑宜其至親之
棄以速天誅之加云〻　傳曰惟善首謀倡率至作約書為大
將謂寡躬幼弱可除謂毛山宗室可立鬼蜮白日建議成冊與
同或有武士首惡畫是儒生夫何叛逆之徒累出詩禮之門〇
十年倭賊六十餘艘來寇兵使元績敗死監司金澍召余尹李

潤慶守靈巖朝庭以李浚慶為都元帥進住先州賊圍靈岩浚
慶書勸潤慶出城不從潤慶先伏弩設菱鐵使才人彩服編羅
呈才賊張翼追之或死於弩或傷於鐵不敢深入南致勤等挾
撃大破自後不敢復犯○文定既還政不得恣行威福如有所
欲以諺列錄使中官宣于外 上不可行 文定盛怒曰汝之
為君皆吾兄與吾之功也吾兄謂元衡有時毆打天顔不揚淚痕可
掬也○二十一年芝峯類說曰甲子南師古謂人曰明年當封
泰山聞者不解翌年文定葬泰陵○二十二年命拿招松京儒
生既而釋之初松京民俗好神道作祠宇于松嶽名大王祠事
之甚勤靡費不貲男女渾處多有醜聲儒生輩發憤焚祠毀像
識者快之時 大妃使中官往止之不聽 上拿來欲治之廷
臣館儒疏爭乃釋之○丁卯六月二十八日 上疾大漸時謦

官問藥院提調沈通源曰欲用野乾而不可擅沈問于領相李東皐浚慶浚慶曰疾病用藥豈有上下當隨症用之左相李蓂曰豈無他藥用酒楊議不一日午大漸雖野乾未及進○東皐行狀曰上命浚慶升御床執手流涕某亦泣曰儲嗣未定速定大計 上已不能言擧手叩向內屛某知 上意稟內殿李急不暇書啓直以言請于中殿曰後嗣者豫定內殿在屛內親教曰乙丑大漸時定於德興君第三子矣浚慶請于中殿命召他大臣及三司使史官特書德興君第三子入承大統可也十二字號柔于玉几前曰因上旨稟于內殿內殿之教如此上含淚而頷之仍昇遐 在位二十二年壽三十四皇朝賜諡恭憲○康陵楊州○妃仁順王后沈氏籍青松贈領相鋼之女乙巳封王妃壽四十四誕一男○康陵 大王同

○宣祖大王 諱初諱鈞德興大院君第三子 元年丁卯七月三日 上卽位

先是 明廟教諸王孫于宮中一日使著翼善冠曰欲知汝頭
大小也諸君以次著之 宣廟年最少兩手奉冠還置御前拜
頭曰此非常人所着也 明廟驚異曰然當以此冠給汝因問
君與父孰重令書以對則曰君親曰不同忠孝元無二致 明
廟大奇之遂定傳授之意也○上即位時年十六動遵禮法不
宦侍接語 上之乳母乘屋轎入謁 上叱之曰汝豈乘轎耶
命黜之乳母步還○仁順王后垂簾久近大諫白仁傑曰嗣君
不至幼冲女主不可以久聽政 仁順不悅未幾撤簾○命釋
乙巳以後謫人之存者如盧守愼金鸞祥柳希春不次擢用還
給宋麟壽李若氷等職牒金明胤削黜 贈趙光祖李彥迪權
撥議政追削官爵○三年追尊德興君號大院君鄭氏河東
府夫人大院君即 中宗昌嬪安氏出也嬪父安坦大寒微人

性惇謹自嬪入宮愈益謹恭及嬪生子遂杜門不出　宣廟入
承大統安以處地危亨身不著紬緞　宣廟欲賜貂裘不受
宣廟命家人稱兒狗皮進之安老病失明以手捫曰尚方狗有
別種耶何其毛柔細也　宣廟未嘗加一官盖不敢私也○贊
成李滉承召入京上封事累千言又進聖學十圖未幾以老病
乞退　上問所欲言對曰士林之禍起於中葉廢主戊午甲子
中廟己卯賢人君子皆被大禍　明廟幼冲權奸得志士禍不
忍言矣臣以既陛言欲為將來戒也　上曰無可薦者乎曰李
浚慶柱石之臣奇大升理學之通儒也○八年　上有微恙群
臣每進戒色之言○十年嘗夜對語及神仙事　上問果有仙
乎左右皆言虛妄李浚民對曰臣則見之矣　上亟問於何見
之曰今朝見判書元混於闕下戒淫色年今九十顏顏不衰此

眞仙耳 上爲之改容○十四年河原君薦譯官女有姿色令
納宮中○是日色無光屢日又白虹貫日 上下敎避殿減膳
○時女寵太盛洪暹朴大立等爲考官以王妻請勿度王德用
所進女爲表題 上曰試題誰所出也當諫則諫豈可存形跡
如此乎大立曰試題臣所出也人臣進諫有不一有正諫諷諫
上曰然正諫可也○先是乙亥副學李評言于右相盧守愼白
于 上罷金孝元沈義謙外補初沈義謙 明廟朝以舍人往
領相尹元衡家元衡婿李肇敏引入書室中有寢具其一乃進
士金孝元褥也沈心斥之曰孝元太學名士心附於權心賊婿
餘不足觀也及孝元登第勵節揚清年少一隊翕然以爲善士
吳鍵欲薦銓郞義謙憾前事輒沮遏之孝元六七年後乃爲銓
郞引進清流後輩士類多推重之義謙而有扶護士林之功故

前輩士類多許之孝元心短義謙嘗曰沈也戇而粗不可柄用
義謙儕輩皆疑孝元有報復之志指為小人孝元儕輩皆疾義
謙為言正之人由是士林前後輩有分黨之議沈家在彰義洞
即洛陽西村也金家在駱峯即洛陽東村也許義謙者謂之
西人許孝元者謂之東人許曄雖前輩而推許孝元故年少士
流為之主朴淳有清名重望而前輩故指為義謙黨李濟偏主於
東鄭澈偏主於西角立紛然大諫鄭芝衍問于李珥珥曰朴謹
元所為不厭衆心此可啓補之銓郎補以公平之人則可無事
芝衍從僚議啓吏參朴謹元佐郎李誠中許篈等三人皆孝元
黨也年少士類多憂懼李珥謂盧守愼曰兩人皆士類也因此
小嫌浮言交動當兩出于外以鎭定守愼白 上未欲親政特
旨授孝元慶源義謙則拜開留於是士類危懼益深白 上曰

兩人補外以爲鎭定非以孝元爲有罪而放逐之也請援内地
遂改援三涉 此東西論源委 ○宋應溉朴謹元謀攻栗谷會于金宇顒
家栗谷時以兵判來諸人避入室中金接見於廳事閑談仍曰
令近有吟詠耶金誦簾外落花撩亂飛之句栗谷諷詠曰此詩
無乃有風改之兆乎金曰然方彈劾大監矣栗谷曰啓草已出
耶曰然栗谷曰可得見否金從寢隙時索啓草以示栗谷展讀
一通隨其條列曰此事如此如此此事全無苗脈諸君誤認矣
覽訖了無幾微色見於外談笑如舊良久起曰臺啓將行吾當
出城將作濶別矣既去諸人色沮相顧嗟嘆○癸甲錄曰成均館
輪次鄭澈出題賦曰責蘭儒生請解題澈曰言以蘭爲可恃兮
羌無實而容長蓋指金宇顒不救李珥也○時吏判李珥在海
州辭職 上答曰噫天未欲平治我邦耶意者天使卿動心忍

性壇蓋其所不能恃任舟楫霖雨之責於後日天之於弼可謂
玉牟於弼何捄焉○二十三年而提督趙憲持斧伏闕上疏極
言得失畧曰土崩瓦解勢傾刻未知驅何民而戰轉何粟而餉
乎山鳴河赤地已告凶虹貫星孛天無遺灾仰天察人必得有
莫大之患云云兩司啓趙憲天地間一鬼蜮當加以極刑 上
遂命配吉州○二十六年夏壬辰倭大舉入寇 上去邠天兵
東援先是栗爲廷請養兵十萬以備後患不出十年將有土崩
之患柳成龍以無事養兵非之及是成龍執邊報手戰曰李文
請眞聖人也○石潭日記曰李珥延白聞御詩甚有慈鬱之意
何其不樂如是也 上曰何詩也珥誦曰孤枕難攄獨倚樓由
中百感不勝愁月明古殿香烟盡風冷疎枝夜雪留身似相如
多舊病心如宋玉苦悲秋淒涼庭院無人語雲外鍾聲只自悲

上有愧色垂頭良久栗分出爲同僚曰　主上作此非佳兆也
他日西還必有此景像吾則非不見君輩見之矣○壬辰三月
望祭健元陵〻上若有哽咽噫嘻之聲一月不止時天災物妖
不可勝記朝野惶〻　上一日教曰福星在我國賊不足畏蓋
聖意欲假此以鎭民心○時昇平二百年民不知兵望風瓦解
長驅而進州郡陷沒　上以李鎰申砬等爲將分左右路守鳥
嶺申砬既出都人日望捷音及敗報至滿城震動　上御東廂
地坐大臣請幸平壤請兵天朝以圖收復分遣王子臨海君往
咸鏡順和君往江原世子隨駕右相李陽元留都領相李山海
柳成龍等扈從戒而朝士盡散更漏不鳴及駕出禁軍奔竄時
夜昏黑互相觝觸出敦義門到沙峴東方向明是夜天雨　中
殿獨與侍女十餘人步出仁和門都承旨李恒福執燭前導

官多落後不至終日注宮人以騎弱馬以物等面掩哭而行到臨
津日已昏命焚津之南麓承廳以火光尋路初更到東坡驛入
終日飢亂入御廚擄奪而食將闌　上供蓋貧惧而逃車駕既
出城亂民先焚掌隷院刑曹蓋公私奴婢文籍所在又入內帑
搶掠又焚慶福宮昌德宮並一遺者歷代寶玩及書籍案錄史
草日記皆灰燼○五月初三日倭將平秀家行長清正等入京
金命元走楊州清正向北道行長向西路日行數百里勢如風
雨臨海順和君皆被執○初七日車駕離松京入平壤時賊至
大同江以木末懸小紙插江上乃平調信與李德馨書也蓋欲
面議講解云漢陰以片舟會調信于江中玄蘇同借一船使倭
達中原則無事矣漢陰責以負約各罷去○上出平壤次義州
李恒福李德馨請率將馳入遼東請兵　上遣李德馨往恒遼

解市乘馬與之曰兵不出索我於重泉無相見也德馨曰兵不
出吾當棄骨於廬龍再不渡鴨綠也公至遼東江許都按察使
見其辭意慷慨未及上奏使宜遣祖承訓等○天將祖承訓等進
薄平壤乘雨攻七星門賊突出島銃亂發史游擊儒中丸死承
訓僅以身免收兵北去賊氣益驕投書有群羊攻一虎之語○
平行長到平壤投書曰日本舟師十餘萬又從西海來未知大王
龍御自此何之是時左水使李舜臣與元均李億祺率舟師大
破倭賊兵於露梁浦賊退屯釜山捷聞加舜臣資憲億祺均嘉
善○九月游擊沈惟敬來祖承訓敗後石星以游敬本浙民素
諳倭情假辨出送既至馳入倭營行長陳兵威以待曰大人在
白刃中顏色不變雖日本人無以加此惟敬因與為約歸報盟
皇帝有處今以五十日為期○帝遣行薛人藩宣慰主上于行

朝勅書曰已勅兵部發兵救援專遣文武大臣二員统率遼陽
精兵十萬往助討賊云云 上迎江上奉勅痛哭是年客星見於
天貪即天兵来援之兆也 初神宗登極於 上之五年 十
二月天朝大發兵兵部侍郎宋應昌為經畧員外郎黄裳主事
袁黄為賛畫李如松為大將率三營將如松駐遼不肯渡江吏
判李山甫詣軍門請急濟師提督以酒食待之山甫曰君父在
草莽敢當盛禮手下庭痛哭提督感之促師渡江兵至安州柳
成龍迎于晴川江袖手懷地圖指示兵所從入之路提督以朱
筆誌其處且賊但恃鳥銃我用大砲賊何可當也扇面題詩寄
成龍曰提兵星夜渡江干為說三韓國未安明主日懸旌節報
微臣夜釋酒杯欲春来殺氣心猶壯此去妖氛骨已寒談笑敢
言非勝算夢中常憶跨征鞍提督使查大受先往順安紿倭奴

曰天朝使許和沈維敬且至倭書玄蘇獻詩曰扶桑息戰服中
華四海九州同一家喜氣還消寰外雪乾坤春早太平花時乃
癸巳正月初吉也倭使其小將平好官領二十餘倭出迎沈游
擊於順安者大度留與飲仗起擒斬賊始知兵至大懾明早圍
平壤賊不能支平行長等夜遁中和開城諸賊皆遁○四月賊
秀家等盡殺京城人民撤兵南下體察使鄭澈等率將士入京
收掃陵寢極目丘墟金命元過景福宮墟作詩曰蒲萄初嫩柳
眉分太液傷春第夕曛却羨當年杜陵老江頭猶見鎖千門○
八月李如松等撤兵還遼十月車駕自海州入京遣香祝祭告
名山大川○度後得倭首一級許登科時人爭買飢民頭似之
○丁酉正月清正等領兵船萬餘艘渡海復修舊壘聲言王子
來謝 上遣權悏等告急天朝帝許發救使都御史楊鎬為經

大兵討島山賊時

理率兵東出九月三南諸城望風奔潰諸賊縮竄三道長驅至稷山弘慶院京城洶洶 天將楊鎬聞倭已迫圻甸馳到京城即遣麻貴領大軍倍行大破倭賊於素沙清正等敗歸清州○十二月楊經理試 上意鞭御馬超躍上按轡不危玉容安閑經理顧笑慰曰王可與共事矣時統制使李舜臣大破賊于鳴梁清正築城於蔚山東海斗絶處楊經理進攻斬獲甚衆清正窮蹙始有遁逃之意僞和於我國經理不許圍晝十三日賊大困加以糧乏死者日積清正將欲自殺日投珍寶於城外以緩我兵○戊戌春正月經理攻倭城陰不拔而還○帝遣給事中徐觀瀾于本國詳覈島山之役功罪時贊畫丁應泰劾楊經理於也又調遣山東米百萬石爲軍糧兼濟飢民時流亡未還者仍皇朝小米以調性命○賊酋秀吉已於七月死我國不知至是

始聞其國內大亂諸賊因以撤歸○倭賊所過殘滅甚於壬辰逢人則必取其鼻沈鹽送于其國秀吉藏于國北郊作一丘陵時我國人生而無鼻者多○己亥春邢玠以下俱回（天朝將名）上手書再造藩邦四字以揭畫大如椽唐人稱歎獨萬世德（天朝將名）留駐京城留兵二萬四千餘帝從邢玠之奏為善後計也○庚子夏經理萬世德奏倭事已完定請兵還九月俱回去○上來楊經理畫像於燕市立祀而祠立邢玠生祠於太平館以楊經理配享又為尚書石星提督李如松協將楊元李如栢張世爵立烈武祠於平壤揭畫像○京城立東南 関王廟天將所建也五月十三日大祭是関王生辰若有風雷則神至矣○錄前後扈聖功臣李恒福等八十六人宣武功臣李舜臣等十八人○三十五年皇朝使留京十餘日貪贓無比一路蕭然主事詠詩

曰來如犬狗去如風收拾朝鮮一境空惟有青山移不得將來
模去畫圖中 宣廟御製○四十年時訛言取人膽之說盛行
白晝城中人不單行八路皆然人心恇懼道路斷絶數月後乃
定○上不豫時彗星出明年 上昇遐領相柳永慶賜死左相
許頊削出右相韓應寅罷免○先是李山海為大北魁與洪汝
淳爭權 上兩黜之山海遂有疑貳之心乃密托於光海告鄭
仁弘為山林外援辛丑仁弘嗾文景虎誣搆松江牛溪殺崔永
慶而追奪之○四十一年春二月 上御藥飯昇遐日月錄曰
金尚宮介屎先朝老宮承恩於 宣廟為人凶狡揣知 上易
儲之意密交光海為後日地毒弑之慘出於其手云 在位四十一年壽五
十七皇朝賜昭敬誕十四男十一女○穆陵楊州○妃懿仁王
后朴氏籍羅州領敦寧府事應順女無育○繼妃仁穆王后金氏籍
延安領敦寧悌男之女
誕一男一女穆陵楊州

○廢主光海君名琿戊申二月初二日主卽位○日月錄曰
宣廟欲觀諸子意盛陳寶玩使各任諸取公子欲取貨物光海
只取筆墨 上奇之○丙午春永昌大君議生仁穆王后出
也領相柳永慶等援世宗朝廣平臨瀛大君例率百官陳賀閭
巷誦言永慶逢迎 上意爲固位計之○丁戊錄曰 宣廟遣
豫親畫竹一叢生岩上一玉竹風霜枯槁岩下惡竹惟玉竹所
生其徒繁殖廣占盤石屈曲而玉竹之正中一嫩芽雖未盛壯
已有干天壽月底氣像 上使掛壁曰予病中手法如平日乎
白沙漢陰以下皆不曉意嚬首無言而已獨李弘老爲起憐色
人不見時揮淚 上罷朝引弘老入臥內問卿何淚竹乎弘老
復奏曰不忍見殿下今日之情勢蓋 上以玉竹自比正筍比
永昌惡竹比光海弘老之逢迎如此至是與永慶俱被極律○

臨海君肆以衣褁面如婦人自宮中出竄喬桐○癸丑始錮
大妃宮門别置禁軍守之殺延興府院君金悌男王后父安置永
昌大君于江華李甬瞻等嗾朴応犀曰汝若上疏推戴永昌又
引武士表〻者以案其言云甬瞻又使李偉卿上疏曰賊儀擁
立之説狼藉賊口難容覆載之間云〻○甲寅春江華府使鄭
沆承甬瞻旨鎖之密室燒其炕永昌欝冐而夭云先是南師古
曰癸丑歳星落沉海果驗鄭蘊上疏曰 殿下値人倫之変未
免假手於麁悍武臣夫以為不斬鄭沆 殿下無面目入先王
宗廟也臣之私憂有甚於此者 大妃維或不慈 殿下安得
而不盡孝於 大妃鄭造尹訒丁好寬等首発廃妃殺弟之議
亟取此人按殺四窩云〻三司論以絶島安置光海怒其罰軽
李完平等伸救大静安置焚其疏於闕下○完平李元翼自壬

子園門不出○丁巳許筠等使其徒投矢書於慶運宮使人介告其中多乍 上之語不忍聞去時爾瞻爲大北魁朴承宗爲小北魁承宗北府議而立異自錮西宮之後有官猶不肅謝之禮柳希奮判兵始不行之府論收議之和趣於希奮出仕五六日之後益北流搖擇承宗之立異而屢年不發之議決於希奮之一去就肩哉○是年五月二十二日肴收議鄭造尹訒等直介府點之議以威脅之曰從違之際死生判焉公卿大夫臨塲無人色儒生散人亦皆逃避先海以儒疏九度及諸議皆封下政府尹新之徐景霱等皆儀賓不與金涇張蒲金應河李明漢等皆不明言李廷龜儒疏中有挾賊所引諸宰之語恭僕罪讙不敢獻議之金尚容惟在廟堂善處之々爾瞻等百五四十餘人皆從府議○戊午春正月初三日晡百官奔波行路失色

庭會之令初不出於相臣右參贊柳潤自爾瞻家昂出政府吏
出令孝純趁蹌以來屢屢如老狗伏初四日地震左議政孝順
率百官啓曰今此西宮蓄禍釀亂茲揚十罪（十罪詳見輯要）武后之罪
比斯猶小趙后滅嗣方此不甚唐廟數罪雖不可爲漢家廢黜
合從寬典云云光海答庭請曰行去裕陵既咀先后謀害寡躬
事甚宗社去大妃號只稱西宮減供奉去朝謁時爾瞻等主奏
廢之議鎬閭等主直廢之議孝順夢龍等請焚語命毀冊宝晃
服絶貢獻降公主爲庶人告廟頒教○宋甲祚丁巳司馬獨往
西宮辭退後學宮以獨拜慶運宮爲題試士○時鄭守夢曄與
月沙同詣西宮謝西樞退見宮門庠鎖草沒庭階二公相對泣
曰不須開閉門若開閉門則天必雨時旱閉門故也爾瞻將啓
鞫武鮮之曰此訴諸語也爾瞻曰訴諸亦泣耶然因是得事已

○辛酉甫瞻祀宫 大妃是夕大妃夢宣廟臨曰今夜盗来不
避則死 大妃覺而泣謂一宫人宫人請代御寢卧 大妃避
苑中㓂徒闌入殺其宫人君臣上下不知大妃之脫光海以為
真死反正日先問 大妃在否云初 大妃潜瘞宫人于後苑
反正後移葬之○己未天朝征建虜徵兵於本國以姜弘立為
元帥金景瑞副之率二萬兵赴征弘立投降金應河死之○靺
鞨在我北界之域即古肅慎氏之遺種僞稱野人有七十二部
本不相統其種有生女真熟女真而生女真最鷙我國平山僧
今後适入生女真衆年六十未嫁女生子古乙高麗時貽書于
金有源出我國之語盖指此古乙傳數世至阿骨打國號金弟
呉乞買執徽欽北歸至九世孫緒元與宋合攻滅之至大明萬
曆間守緒後又強大國號後金即奴兒哈赤姓㑹羅斯建州支

鄰也先是奴兒哈赤恃六鎮藩胡奪取本國鍾城與忽溫剌相
遇大破從慶源路回去移書於我國曰南朝鮮有惡其父答失死於河台亂
欲報責國君助南朝當以一枚兵先往云云先是奴兒哈赤寇
遼東撫遠鎮殺遼將及畢人數萬擄掠人物而去 帝大怒大
舉北伐詔本國為援是歲正月明將楊鎬與諸將北伐入虜地
到富車嶺大敗被擒宣川郡守金應河獨倚柳樹下射殺甚衆
矢盡手釼亦擊殺左多釼折遂死焉 帝褒諭致祭封為遼東
伯○建奴移書請和送我武從事鄭應井以來其書後金國汗
遣汗之汗奉書于朝鮮國王汗於南朝有七宗惱恨因此痛悒不
已云○庚申七月萬曆皇帝崩泰昌皇帝繼立崩天啓皇帝立
時有傳說皇朝殿樑上大蛛蔓絲作字云十國歸盡後中丈是
英雄青丘與赤土遑遑守空城未知其意云○初術士李懿信

言漢都氣竭山童宜遷都交河光海入其說芝峯李睟光上劄
駁之事遂寢時僧性智為光海所悅占第於新闕近處癸亥反
正性智安孟○青野輯曰光海愚暗日甚使有力侍女日捧數
千金命負之萬意畏虜若寇則賂而退賊然也尚宮淑儀盡為
偷去其金不知故宮人号為鵂鶹王云○癸亥三月十二日
仁祖大王率金瑬李貴等舉義反正義兵自彰義门入昌德宮
光海驚駭由北门踰墻逃出被執 仁祖詣于西宮納璽
大妃教曰見逆琿然後方知汝等事也遂以其所着轎乘小黒轎
進詣西宮入伏于庭 大妃數三十六罪殺嫡弟幽母后戮君
父姬妾等罪又教曰逆魁暴琿今在闕庭天地間一刻不可容
息速為處置 大妃必欲殺光海 仁祖力諫止之遂告廟安
置光海及妃柳氏世子祬及妻朴氏于江華圍籬正刑甯瞻仁

弘等十七人伏誅李覺柳希介等六十五人安置遠竄付處罷

職逆名以其罪朝廷幻局

○元宗大王 諱琈宣祖第五男儲慶宮仁嬪金氏出 仁祖入承大統追尊為大院君壬申追崇為王○宣廟仁嬪監察金漢佑之女仁嬪生四王子五王女嘗呼以母氏則嬪愀然不自安曰國家不幸坤殿無育誕吾輩有子女不過借腹而生吾豈敢為君輩之母也常若不敢當亦不敢爾汝呼其子女亘畀福祿矣○丁卯大院君靈輿自楊州還金浦朝議私親之表不可穿過都城欲由東門外崔鳴吉曰君之父也避都城從間路於理有違李貴又爭曰殿下由大路靈轝由斜徑安乎竟由大路 己未十二月二十九日昇遐壽四十○皇朝賜謚恭良有三男章陵金浦○妃仁獻王后具氏籍綾城左贊成思孟之女仁祖即位追封府夫人壬申追崇王后金浦章陵

○仁祖大王 諱倧字和伯元宗第一男 初宣祖癸巳自龍灣還都定遠君

扈到海州仍留乙未十一月誕 仁祖于州之芙蓉堂時誕夕
夫人具氏夢神人以玉童授之曰兒生以此授之 宣祖在京
夢 仁宗降世俄而 仁祖誕生之報至亟命還都賜名倧字
蓋天意合 仁宗二字也左股有黑子無數 宣廟曰此漢祖
之相秘而勿示 宣廟末年長抱永昌於膝上 仁祖跪于前
左右無人則脫御笠或加 上或加永昌曰予可戴歟孫可戴
微聞人來則止云○癸亥三月十三日夜反正是夜李斗陽率
軍三十餘人馳赴約所寂無人忽見一點火光明滅於西北山
下李貴以下皆會獨金瑬以大將不來二更李曙長湍軍三百
餘名至而李起築以長湍先鋒將來時上以期差遲親自往候
延曙驛前起築下馬伏路左奏領兵來狀 上解御袍衣之李
适曰事急矣不可待金瑬遂坐超床部分而瑬且至矣三更奉

上正部伍李适爲先鋒斬彰義门而入喊聲大震到中學橋唱
鵝聲義軍至昌德宮金虎门守门將朴孝立開门迎之軍士斧
劈敦化门而入放火木積延及宮舍蓋亂義人告其家曰宮中
火不起則皆走投江云故放火龍之光海驚跳踰墻走出 上
卽詣西宮亦辭避甚切 大妃徐以重援之曰好爲之 上始
還宮卽位 上徃候李曙於延曙驛義兵自彰義门入延曙之
曙彰義之義乃驗於二百年之後亦異哉初光海時仁王山有
王氣之說光海構慶德宮殊不知 仁祖誕降於其下天人相
合不期而然矣○反正之初人心未定有難言者領相李元翼
自驪州首先入朝人心稍安金長生張顯光鄭經世等次第入
來人心帖然○錄靖社功臣金瑬等五十人收聚五賊及他亂
臣家財于南别宮分給功臣有别宮分財盡破頭之句○二年

甲子副元帥李适擧兵叛　車駕幸公州都元帥張晩討平之
癸亥适以北兵使未及赴任金瑬等以适多才智臨事密告
之适從反正之日部分規畫皆出於适及論功以新預爲二等适
大不平及出爲平兵顯有怏怏色遂有異謀李佑文晦等上變
捕奇自獻等四十九人下獄拿其子栴全吾音到适營适謂李
守白曰豈有子拿而父全之理男兒不死則已安能俛首就戮
手遂斬都事郞下令軍中以二十二日發兵适叛報至朝廷震
駭金瑬請急誅奇自獻等以絶內應遂誅之○時李貴守臨津
走還京力請出避賊兵已到碧蹄驛初昏　上倉卒南將至漢
江爭艇　上親炬督艇百官頃足奔波得五六艘候齊奔渉到
公州駐蹕道路艱困不可言湖西父老簞食奬迎　上嘆慰之
○元帥張晩與鄭忠信據鞍嶺而陣時東風急賊乘風疾攻官

軍皆殊死戰風忽轉西北大起賊在下塵沙撲面兵氣益奮大戰自卯至巳南以興望見大呼曰李适敗矣於是賊兵大潰适走入南門昏夜潛出水口門南走鄭忠信等追擒之○賊馘至行在 上御行宮受馘率百官奉宗廟陳賀翌日親試士乃罷諸道兵 車駕還都 四年丙寅奴兒哈赤侵關外天朝特表崇煥年二十七用兵如神為經畧鎮廣寧虜大乘連敗奴兒哈赤憤恚死其子弘太始立賊臣韓潤亡命投虜降謂弘立曰本國盡殺角之妻子願與我借虜兵復讎云云○五年虜騎渡鴨綠江朝廷遣張晚鄭忠信等禦之虜兵攻陷陵漢山城殺宣川府使奇協擄定州牧使金搢郭山郡守朴由健乞降一時剃髮請和之後由健搢自虜中出來○虜兵三萬六千騎先到安州宣言速出降朝廷避兵之議命都體察使李元翼左相申欽府

院君韓汝謨等奉世子南下 大駕奉廟社主入江都三月初
三日命尹昉吳允謙李廷求崔鳴吉與奴賊講和築壇江都西
門外夜半會于壇上刑白馬殺烏牛祭天約誓賊誓文曰朝鮮
國王與大金國二王子立誓兩國已和今後朝鮮若與金國有
心不善皇天降禍云云我國誓文曰朝鮮國與金國立誓兩國
已和今後若我國與金國違背則皇天降禍云云虜引兵還殺
掠不可勝記四月 大駕還都陞江華爲留守 東宮亦自湖
還○荷潭錄曰乙丑宣川地黍莖有董春王三字張晚巡到採
其莖以來見者異之莫知災祥丁卯虜亂兩西鞠爲茂草董字
千里草也王春正月也至丁卯正月駐南漢下城亦丁丑正月
左驗矣蜀中俳語曰平壤秫莖成文前後非一乙丑有董王春
三字丙子有全山〻三字丁亥有古月滅於奧羊六字○是年

天啓 皇帝崩崇禎皇帝立六年春陳奏使權帖賚詔回 詔
曰覽王奏被兵情節機宜後兵非本意君臣大義雖日星王
其益勵薪膽朕亦申令毛帥爲王犄角彼此協心冀收桑榆
先帝棄君臣朕嗣帝位以明年爲崇禎元年有詔書云○自丁
卯後和信使往來回答使鄭文翼等還啓曰汗設貢錦遮日於
大庭中著貢花與諸兄同作一行而坐汗居中乃其俗以中爲
尊也仍設宴盃行二巡而羅左右之人進退無禮盃盤之間穢犬
爭食此其爲胡也禮單各色排置床上汗以下皆喜曰今番禮
單異於前日可知朝鮮真案情云云蒙將五人羅拜庭中三叩
頭升床與汗接膝仍於汗膝汗亦於蒙將膝在座人亦各進於
膝即金國相衣之禮也○壬申胡差來言當革兄弟之盟更結
君臣之誼且索貢金萬兩白金萬兩五色布十萬匹白苧布一

萬匹精兵三萬戰馬三千匹朝廷以黃金非所産以虎皮代之
其餘各物折半備給修御軍以付賊差到開城烈破　御軍至
平壤盡棄卜物而去○自壬申朔差棄卜物去虜情叵測追事
可虞使諸道預條束在家待度京城恒俱至於　御卜及私物
盡入江都連下旨于三南速發出身及砲手等上京○丙子正
月龍骨大備蒙古差至義州請共尊金汗爲帝是年三月武宰
李廓羅德憲以春信使往瀋陽適當金汗弘太始僭稱帝改國
號大清劫廓等參賀班廓等不從虜毆捽衣冠盡破終不入焉
將還以汗答書稱皇帝留胡人數而來是春龍骨大馬夫大
兩胡稱以　仁烈王后弔祭而來全國十王子致書于　上盧
陳僭号事且言李廓不參賀班之罪乃探我國意欲爲加兵也
○十二月初六日以後義州龍骨山烽連擧二炬元帥金自點

不卽馳啓賊兵初九日渡江不顧城鎭直為上來龍骨大平五
百騎十二日先到京稱以請和賊來如飄風邊臣狀啓賊皆棄
取故朝廷漠然不知十二日午後元帥狀啓入來始知賊已到
安州十三日廟議將入江都十四日賊兵已到長湍是日午後
大駕蒼黄去邠出南大門將向江都胡將馬夫大平鐵騎遮陽
川江以絶江都之路 上還入御南門樓事急矣諸將奈何崔
鳴吉進曰宗社存亡在呼吸之間臣請以單騎往虜陣見賊問
以十年和好無端動兵深入之意虜若殺臣臣當死馬蹄之下
幸以接語少請駐其鋒 上由水口門馳入南漢 上許之敎
與禁軍二十人人皆散走鳴吉到沙峴遇賊兵遂駐馬詰其渝
盟故為掩引說話以至日晷 上率世子出水口門駕前先啓
只五六人忽有鹿徑路一黄門曰此吉兆也 殿下非久當還

宮矣頃幸公山有此晏之夜二更始入山城○金瑬等密請上
乘曉潜入江都十五日曉 上出城大雪後山坂氷凍御乘跌
蹉又戰掉流汗立而不前 上曰此甚異常不可强行攬轡回
鞭馬乃疾行遂入駐南漢後聞淸將揣上必移入江都伏兵要
於海路矣馬不前豈非天耶○十八日上御南門頒敎曰一隅
孤城和事已絶內無可恃之勢外無蟻子之援讀畢百官皆哭
分隷百官於城堞二十四日大雪晦暝雨勢不止命官祈晴
上出處于外盡出寢殿地衣分給將士 上布座石而坐與世
子焚香祝天曰今日之至此莫非吾父子獲戾之致一城軍民
何罪天欲降禍〻我父子願活萬民言隨淚零御衣盡濕夜半
星河朗然亦不沍寒一城上下無不感泣時城內百物俱窘索
草之絶牛馬盡斃存者飢甚相食 大殿寢具皆被掠於來路

義昌進山羊皮衣兩領極寒之日 上分余史賜守堞軍 上
夜不解衣御供只雞一脚 上曰初入城曉聞家雞鳴今聲絶
必進供之故也因令勿用○丁丑正月初二日洪鳳瑞等往胡
陣胡人出置黄書于床左相以下皆四拜受書書畧曰大清國
寛温仁聖皇帝詔諭朝鮮 國王爾棄妻孥以一身逾入山城
偸延命千年有何益哉今朕提大兵来試觀爾父事之明朝將
何以救爾乎云云初三日洪瑞鳳等持答書傳于虜陣畧曰朝
鮮 國王謹上書于大清國寛温仁聖皇帝小邦獲戾大國自
速兵禍皇帝明賜誨責俾自知罪何幸何幸小邦自丁卯結好
以来情好之篤皇天所鑑往日之事小邦已知罪矣有罪而伐
之知罪而恕之此大國體天之心也容令小邦改圖自新則小
邦之洗心從事自今日始矣云云崔鳴吉撰也○十三日又遣

洪瑞鳳崔鳴吉往〻虜營獻國書〻畧曰小邦奉書陣門曰俟
德音今已浹旬勢窮情迫未免再鳴惟皇帝垂察焉小邦爾嘗
大國之惠得托兄弟豈料盤血未乾疑釁中生求所由皆緣天
性柔弱被誤羣臣昏迷不察致有今日更有何說君臣父子久
處孤城其窘甚矣誠於此時蒙大國翻然悔過許其自新俾得
奉宗社事大國則小邦君臣將銘鏤感戴至于子孫永世不忘
○十七日龍馬兩胡要我使受答書〻畧云今爾與朕為敵興
兵至若爾國盡入版圖則朕豈不生養之若赤子乎爾所言与
爾行不同往来文移為我兵所得往〻呼我為奴賊爾果以我
為敵何不擒捕之爾之以口舌詈言謗而謂筆質虜実誠爾之
謂今爾欲生耶宜亟出降欲戰耶亦宜一戰矣崔鳴吉若為此
難從之言則大國終得積屍空城而已○十八日賊到南门外

呼曰欲和則速出不欲則當決戰使洪崔往虜營獻國書畧曰
朝鮮國王某拜上書于皇帝令之所只在改心易慮我國承命
比諸藩邦而至於出城之命重圍未解帝怒方盛在此亦死出
城亦死是以瞻望龍旗分死自決古人有城上拜天子者帝德
如天必垂矜恕恭俟恩旨云云禮判金尚憲見此書手自盡裂
失聲痛哭謂崔曰先大夫頗有名士於台監何忍爲此事崔微
哂曰台監裂之吾輩拾之東陽尉申翊聖撫劒視鳴吉曰拔此
劒當斬公之○十九日送右相李弘冑及崔鳴吉于虜陣不得
受答而還李聖求曰朝有妖物鳴故事不成蓋指金尚憲也韓
汝稷曰厥字不書吾已知不答也一字眞骨字金尚憲已出莫
如來此時意意書送蓋謂臣字也○二十日受答書來畧云命
爾出城而面朕者一則見爾誠心悅服一則樹恩於爾復立國

示仁信於天下爾首謀敗盟之臣朕欲戮之今爾果能出城歸命則可先縛送首謀人朕當梟示以警後人云云○上曰寧與斥和人同死豈可縛送二十一日右相持國書往虜陣書畧曰朝鮮國王臣某謹上書于皇帝陛下云云獨於出城一節自麗朝以來未有之事以死自決今既臣服何用出城爲云云○二十五賊呼我使崔鳴吉等出往則賊還送國書曰皇帝以爾國不受命欲殲滅而急於還師專委之十三王子及龍馬二將胡明欲斧行後雖欲和不可得○二十六日洪瑞鳳崔鳴吉金藎國往虜營言世子率斥和人欲出城之意答曰國王出城後可也仍以江都所獲內官及祢原君出示又以大君手書及尹昉韓興一等狀啓授之曰吾已取江都取儀嬪及大君夫人明日當到此云云城中始知江都失守驚駭搶泣氣像之慘不可言

○丙子錄曰初丁卯之時以金慶徵為檢察使 上問金瑬曰
胤子如何稱亂之慶徵之母与妻各乘屋轎婢子卜馱五十与
李敏求先入江都大臣尹昉金尚容奉 廟主嬪宮元孫淑儀
及兩大君与夫人公翁主駙馬随往江都盡稱天塹人多投入
嬪宮到甲串津無船留兩晝夜人皆凍餒慶徵乃只濟嬪宮以
下其他士民不知幾千萬求濟不得賊騎奄至一聲之間蹴踏
殆盡慶徵極陘酣戲度日每曰父為都察兒為都檢察為國判
大事非吾父子而誰人或來傳賊撤三江屋材或造者皮船或
造臺車意在江都也慶徵笑曰江水尚堅賊能陸地行船乎丁
丑正月二十一日通津假守金頲告急曰賊或以橐駝載船或
以童車載船已下於甲津慶徵始惧使李相一募僚之賊乜越
邉以紅夷大砲乱放聲振天地慶徵恇㥘与留守張紳同乘船

走嬪宮兩大君俱陷賊〻從兵大掠魚肉一邑嬪宮淑儀兩王
子渡江即向南漢嬪宮行頻加敎令本國兵陪行云世子使珎
原君報被俘事于南漢尹宣擧爲齊馬而出來云前右相金尚
容脫衣付下人曰以此傳兒輩爲喪具乃仍往南門踞火藥櫃
及賊至放火自焚士人金益兼并死之尹昉處匿賊覔出使爲
卜直人謂之卜直政丞 ○是月二十七日 上曰 宗社已陷
予無可爲乃決出城是夕雲霧四塞城中搜稱賊文書皆燒之
使李弘胄崔鳴吉持國書往虜陣書畧曰臣某云〻今聞陛下
旋駕有日若不早自趍詣仰覲龍光則微誠莫伸後悔何及第
唯臣以三百年 宗社數千里生靈仰托於陛下情理誠爲可
矜若或事有參差不如引劍自裁之爲愈伏願明降詔旨以開
臣安心歸命之路謹昧死以聞是日送斥和人吳達濟尹集往

虜陣氣色不変吳尹至汗前汗曰汝既斥和何不致我曰不斥
其和只沮送使汗大笑解傳給貂招鳴吉等大餽諸番又給豹
皮来各一襲○三十日日色陰慘卽南漢受圍四十七日也遂侍
衛限五百陪輦　上与世子出西門城中皆痛哭汗設陣於三
田浦南築壇爲九層增張黃幕黃傘黃錦遮日壇上鋪龍紋席
較龍錦褥〃　上安黃金牀汗坐於其上　上步行入拜於地行
三拜九叩頭禮入升階西向坐與蒙王相對行酒動軍樂臨罷
賜　上貂裘兩領　上拜辭出獨待平大君夜深後入城東有
門塞屋閭然無人聲路中死尸相枕　上由通化門入宮人馬
皆於闕中處宿　上還都也馬上痛哭東陽尉曰此是以雪恥
中興也自是無復聖節私於北苑袁伸誠禮書讀壽至樂只君
子殿天子之邦鳴咽不能成聲○二月六日　上往西江城山

九王子處世子亦在其處　上先見世子後往見九王子即汗弟
弟也九王子設饌　上還宮時世子泣辭　八日十王子還去
上幸梁徽坪送世子嬪宮及大君夫人皆從北行　上泣而宮
呼痛此日景色千古罕有十三日汗亦行　上出東郊送之○
四月行崇德年號鄭蘊知智異山有詩曰崇禎年號止於斯明
歲那堪新曆授從此山人應省事只看花葉驗時移時有人付
詩閣門曰三綱已絶國演傾公議千秋愧汗淸忍背神宗皇帝
德何顔　宣祖大王靈寧爲北地王諶死肯作東窓賊檜生白
首潛行長痛哭穆陵殘日照微誠○汗書定每歲方物數黃金
二百兩白金二千兩水牛角弓一百部豹皮三百張鹿皮一百
張水獺皮四百張青鼠皮二百張茶一千包胡椒十斗好腰刀
二十六部腰刀二十六部丹木二百斤大好紙一千卷龍紋席

四領花紋席四領白苧布二百匹綿布二千疋麻布四百疋細
布一萬疋布一千四百疋米一萬石○九月以左相崔鳴吉爲
謝恩使送瀋陽淸使龍骨大來頒冊封勑新印符督納房妓醜
穢之狀不可言又使本國立勝戰碑於三田渡其文曰大淸崇
德元年十二月皇帝以壞和自我始赫然怒以威臨之直擣而
東莫敢有抗者時我 寡君棲于南漢凜凜若履春氷而待白
日者殆五旬東南諸兵相繼而崩西北師逗撓峽內不能進一
步城中食且盡當此之時以大兵薄城如霜風之捲秋蘀爐火
之燎鴻毛而皇帝以不殺爲武惟布德意先降敕諭曰來朕全
爾否則屠之於是我 寡君集文武諸臣謂曰予托和好于大
國十年矣由予昏惑自速天討萬姓魚肉罪在予一人皇帝
猶不忍屠戮諭之如此予曷敢不欽承以全我 宗社下保我

生靈手云〻銘曰天降霜露載肅載育惟帝則之并布威德皇
帝東征十萬其師殷〻轟〻如虎如貔西蕃窮髮暨夫北絡執
殳前驅厥靈赫〻皇帝孔仁誕降恩言十行昭回既嚴且溫始
迷不知自貽伊戚帝有明命如寐之覺我后祗慄相率而歸匪
惟怛威惟德之懷皇帝嘉之澤洽禮優載色載笑爰束弓戈付
以錫之駿馬輕裘都人士女乃歌乃謳我　后言旋皇帝之賜
皇帝班師活我○哀我瘍析勸我穡事金甌依舊翠壇維新枯
骨再肉寒荄復春有石嵬〻大江之頭萬載三韓皇帝之休大
提學李景奭製參知吳竣書參判呂爾徵篆清蒙字并書初張
谿谷維以朝命撰出有乾清坤夷之語虜以為以清譏其夷不
用後谿谷集清陰書序曰昭明太子有言陶徵士白玉微瑕乃
在閑情一賦云〻蓋以撰碑事為未盡○戊寅清人因朴簹之

西催徵五千兵馬介閑西兵五千到鴨綠武逃散武自殺柳琳
獨与二千兵留灣龍胡出來督琳率兵去朝廷又以兵使李時
英抄兵充數追送是年十月汗介三十萬犯順錦衛守將祖大
壽逗撃大攻破賊兵燒盡汗奔還此是中朝第一捷也○虜移
書責我・國賣南草清人因此失火多故也南草始於南蠻盛於
日本光海年間始來我國謂新藥人不用張維最先嗜此於茶
檳榔其舅金尚容切責於榻前其後人皆通用能降食且解魚
閔油賦之氣胡汗男女尤偏嗜倭人謂痰破塊中國稱為烟酒
或烟茶○南漢出城時清陰托病僵臥終不隨出挈家踰嶺去
意世事至是絕胡知之來索斥和臣金尚憲曺漢英蔡以恒拘
囚瀋陽辛巳因北館押致于衙門刑官問清陰曰　國王出城
不為隨來何也答曰病重不得陪來再又曰病差當來王京直

爲下鄕何也答曰七十致仕不敢從宦耳又問曰舟師徵於之
時樣議陳疏何也答曰雖有兩言 國王不爲採用甯國之事
以吾言有不得成耶辭氣凜然少無掘拙清人亦嘖嘖稱以全
判書不敢名焉一日虜王招世子使龍胡傳言曰非館五人罪
當死特用寬恕令貳師領出於義州拘置以待處分云云○甲
申春三月清入寇中國崇禎皇帝登煤山壽皇亭自縊毅宗福
王卽位于南京乙酉出奔被執遇害謚赧皇帝唐王卽位于福
州號隆武丙戌出奔遇害云 金孝誠聞皇 明亡與宰相書曰
宜有豐鎬之秋以爲思漢之心雖無北極朝廷必有南渡君臣
事雖不行聞者韙之○流賊欲上皇極殿頭忽痛暈不得上敗
走時盡燒宮室只餘武英殿矣○頤齋雜著曰明末小說大行
亦一世變也世傳作三國演義者病瘖而死其誣諸葛以妖神

者亦是受此罪矣至於水滸則形容群盜猖獗之狀明末流賊
遂放云今聞清人禁小說云○清主汗殂於瀋陽太子幼弱九
王等擁強兵人心恇懼軍卒扈衛宮城皆唾手握劍曰先皇大
統不歸於吾君之子則吾將為先皇死之萬口一談太子遂立
此固清汗能結衆心之致國俗淳朴亦可觀矣 孝廟在質親
覩其事還後每語於諸公子云太子即順治也入帝於中國○
王世子与鳳林大君質臣等皆還自燕京時清主入帝燕京大
赦天下○乙酉四月昭顯世子薨九月 上命冊立鳳林大君
為世子先是六月 上命招時原任大臣引見曰予病愈重本
未定國之元孫幼弱卿等之意何如領相金瑬曰朝野屬望元孫
此不易之常經 上曰國事艱虞予意則兩大君中欲擇立冊
洪瑞鳳沈悅等皆為以不可金自點李德泂鄭太和等皆曰唯

在　聖上与大臣議為之　上曰責在大臣庭許可也領相金
瑬曰　聖意豈有慶慢於其間乎　上曰然則領相意與予同
矣命下之日世子再上辭章　上手批答曰特用兄亡弟及之
禮爾其勿讓遣領相傳諭再疏答曰敬守道心後　上從容謂
曰敬守道心以乃上古相傳心法也人心惟危十六字修身治
國不外於是世子起而稽首受命○丙戌春正月姜嬪獄起（昭顯
妃頑期女）大憲李行遠等啓聞自內下內人於內需司獄又聞醋毒
之說藉藉請付王獄推鞫貞廻等五宮女不服而死二月　傳
曰內間之変極矣在嗣相怒視度日乎金瑬等伏地待罪　上
曰勿待罪　傳曰姜嬪在瀋時潛圖易位紅錦翟衣預為造作
內殿之稱公等潛称其心術媢嫉置毒皆非他人敘居君父不
可容息令該府考律處置啓使恩義兩全　上不允使內官賜

死姜嬪于本家 肅廟朝大臣金昌集議姜嬪之冤遂復位○
乙丑五月八日 上昇遐九月葬于坡州長陵 英宗辛亥右
相李㙫奏陵上虺蛇成群不可不遷遂移交河○誌文曰 王
體貌凝嚴德宇淵弘臨御二十七年之間所以盡孝敦倫敬天
勤民嚴宦官措名器崇節儉納諫諍恤刑獄消淫朋一出至誠
未或小間行狀曰宮中服用專尚朴素非法服則不御文錦夏
服麻布亦不取精細至是附歛用紬衣居多平時所製○閒居
謾錄曰 仁祖嘗夢一女子自稱張留之女書進太平字及悟
心異之密加搜問果有進士張留有女選入後宮試令書字字
書天下太平春五字以進只符一夢而已後無他異 在位二十
十五 誕六男一女○長陵交河 妃仁烈王后韓氏籍淸州領敦
寧浚謙女壽四十二 誕四男 長陵祔○繼妃莊烈王后趙氏籍
楊州惠穆公昌遠女壽六
十五 無育○徽陵楊州

○孝宗大王 諱淏字靜淵 仁祖第二男 元年己丑十三日 上即位寶鑑曰
上誕降之夕白氣三道飛入寢室良久乃滅丁丑質于瀋八年
始東歸 上之在瀋也所止幕上五彩凝空金色龍盤臥詳視
則乃上也汗甚奇愛之且疑畏凡征討必與之偕行○冊封世
子翌日謁聖入聖以儒冠儒服就博士席討論觀者悅服乃下
令瀋來牛羊悉與閔西伯併補公用又令宫官取書之無逸詩
之七月篇及古箴銘等書于屏常目之曉夜寒灯咿唔不輟
仁祖大漸時剔指出血以進之前聘金尚憲又召前承旨金集
前持平宋浚吉又別諭持平宋時烈曰舊時師傅尤切于中又
密令宋時烈誥命勿書僞辭○寶鑑曰宋時烈為掌令赴召仍
入對 上適有疾不即召見時烈既朝服直出國門投疏而去
上大驚命承旨追及諭之時烈還到城外拜疏歸○二年金自

黜自矚曰佐與援委國柄大諫金慶修執義宋浚吉等請遠竄
上以閔黜勳舊雖有罪不可竄逐下未安之教諸臺引避 上
旋示悔悟自占因此免相自占陰謀不軌潛謀於北人使其親
密譯舌李馨長等密告於虜人且送長陵誌文不書偽號虜大
疑上遂以兵壓境六使連續來往事將叵測大小震悚 上引
見諸臣曰將何處之領相李景奭等曰今所幹未知某事臣敢
不以自當乎時清使令公卿兩司會于南別宮列立庭中詰
責 上謂領相曰皆吾之錯吾 王不知也應對無一毫懼色
翌日 駕幸館所清使曰趙絅有表文之失与李景奭皆當置
極刑 上為救解姑為安置後陳奏懇解得占謀逆伏誅○上
嘗曰予之欲用時烈等之意何嘗忘于懷我國事易於宣漏有
若縶我手足者然予欲先為可用之勢然後召之李敬輿嘗以

上執志太鋭有徑先召弱之慮上劄言之　答曰誠以至痛在
心有日暮途遠々意故也○宋贊善時烈進小冊子手自繕寫
三龍膠署以防宣泄蓋用朱子囊封故事也其一引朱子所歎
大承氣証下四君湯之語請孜々帝王之學其二引陳俊卿密
議宋高宗語陳保守身体其三引麗氏密效忠款於宋朝事請
達忠義於一脈正統之寄寓於南方者其四引宋孝宗不廢治
漏世事請行典刑於世浅之又其五今日急務只以養兵養民
為事云々凡十九条　上優批敦召○十年春吏議宋時烈疏
辭　批曰通者贊善宋浚吉辭而歸進善尹宣擧不待命而歸
可謂於天下之士無所得為寡昧之情不亦慽乎惟願諒此至
情幡然上来尋拜吏判賜貂裘一襲密諭遼瀋風雨与同驅馳
○設童蒙教官訓童蒙吏判宋時烈建白也○初右相金堉請

行大同法 仁祖甲子行於江原道至是又行於忠清道一結
收米十一斗以供京外用無煩民役民甚便之 顯宗乙巳又
於全羅 肅宗丁巳又行於慶尚海西則倣大同規行常定法
一結收米十五斗○乙未始行錢於京外初東方未有錢幣只
以麤布交易 太宗命河崙作楮貨後府金堉奉使明朝見其
用錢歸以請言 上許之堉遂以行資貿唐錢十五萬文分留
平壤安州兩都會 上又命訓鍊院鑄錢以益之使遍行列邑
民多稱便至是始令通行京外諸道命堉定科條銀一兩直錢
六百文米一升直錢四分隨時低仰詞訟徒贖布以錢參半各
司貢価五之一雇役価料布三之一皆以錢代之要公私錢路
流行○始行西洋國曆法初東方循用中朝曆氣朔交食往往
不合 仁祖甲戌觀象提調金堉入燕聞西洋人湯若望時憲之

曆法自崇禎初始行之其法逈出前代乃購得其術諸書以歸請觀象監官金尙范等講究十年始得門路會埴監領事奏請之○命造璇璣玉衡弘文館啓郡守崔攸之創造璣衡水激自運日月遅速少無差違請令巧思者依其制造成藏之本館○上承儲之後受ノ仁祖精一之訓齋曰敬義閣曰存心命彌章大書當揩分懸對越上帝揭之壁上又命儒臣書夙興夜寐箴聖學十圖作屛以寓觀省○上命世子觀後苑水田種禾耘穫俾知稼穡艱難每誦豳風中詩曰田家辛苦宛在目中○承旨柳誼進其先祖崇祖所撰大學綱目十箴性理淵源撮要賜皁比校理鄭斗卿就進詩諷十二篇　上優答賜皁比當謂斗卿詩不下李長吉云○上命造二銀盃賜太學館官及齋儒　御札曰賡續舊典特賜銀盃非以侈也欲其久也非以恡也欲其

知唯甬師生式敬勿替先是 太宗朝館中藏書花盞唯多士宴
太學許以此盃行酒 成宗改造失於壬辰亂至是大司成金
益勳請改造以續盛事有是命○命監試〻壽宴其皮封則封
書授之以防用情○上教曰昔行蕩滌之路諦視稿本灌溉莫
如水車我國專昧此制令下庫吏倣布方外時公牧中原編農
書以示進 上嘉仍之命刊廣布○唐津縣人李挺註告洲右
士民多被逮 上一見供辭命誅註吉右畫辭註柱令有司給
衣糧皆感悅而歸○淑徽公主壽頒得一綉裳 上曰予萬歲
後汝慈為大妃汝雖著此人不以為非姑待之可也○東平尉
見鍊曰濟州貢馬中有白鬣駢大步健見者謂龍種 上特賜
崇善君時益平洪公諸附馬中最長曰余新為儀賓人謂此馬
不歸益平則必歸余及 上賜崇善君先君曰不賜愛婿而賜

庶東直盛德事也○十一年五月四日 上有髮腫下針〻纔
離穴血注迸千年石灰尚不止昇遐世子中宮皆擗哭諸臣承
哀翌日小斂吏判宋時烈引禮小斂未結絞俟其生之文請待
斂大結絞 玉體有浮氣以細竹量度 玉體其闊踰于梓宮
有侍院相與諸臣相顧錯愕新板又無可得入達遂連板而用
其後外言由吏判不善小斂不得用梓宮歸罪吏判吏判深痛
之飭子孫使於身後用連板棺○聞見錄曰國恤時大門及王
子女家進香時必以錦備裁花插於油蜜果其費甚巨 孝廟
大喪亦然後於 孝廟硯匣中得御書乃遺戒勿絲花也不復
用絲花蓋遵遺教也○領敦寧李景奭撰進大行 大王行狀
無闡揚平日志業者 上傳于旨承金壽恒曰期挽斯世俾大
義於天下以寓 先王之志也今此狀中不甚舉論此一款不

可不明白寫出此意傅諭于誌文製述官誌文曰臨御十年克
念克勤未嘗一日或怠乃以某月日禮陟真所謂創業未半而
中途崩殂嗚呼天乎 聖志克定卓然如青天白日常有日暮
途遠之歎時有荆南幅對之賜其沉摯妙許有非人人所可窺
測者孤矢鐵杖寤寐英豪而齎志不申惜乎時勢然也王在邸
忽見五彩凝寔神龜出現昔禹治水而天乃以是錫禹使王志
業成就則將不在禹下奈何天眛兆而不畀壽使天下萬世不
得度其賜於匪風下泉之終於疾風其意安在豈天不能勝氣
數而然哉雖然建皇極明人倫以基萬年無疆之業與天成地
平者未嘗不罔龜真有知也噫此可以慰臣子無窮之痛也吏
吏判宋時烈製進時諸議畏其觸諱於彼人 上命勿改只令
勿刊以防宣漏○大行大王謚號彼人所定二字仁祖故事將

不用尨庵制曰既不用彼謚則八字似埋沒自我國加二字為十字謚時議多不用彼謚為廬同春曰列聖謚首以中朝所賜二字其下八字即本朝所定也仁 祖不用彼謚故只八字今用十字似未安命從同春議在位十一年壽四十一有一男七女○寧陵驪州初葬楊州 顯宗癸丑移葬○妃仁宣王后張氏籍德水文忠公維之女壽五十七誕一男六女驪州同陵

○顯宗大王諱棩字景直孝宗長男元年己亥上即位 孝廟昇遐翌日禮曹啓 慈懿大王大妃仁祖繼妃服制議大臣儒臣事達下禮官來問贊善宋時烈宋浚吉曰儀禮喪服疏有雖承重不得三年之文 大行大王雖已承統然於倫序自是次嫡 大王大妃當為服不過朞年矣尹鑴聞之乃引儀禮斬衰章賈疏所謂第一子死取嫡妻所生第二長者立之亦名長子之文 大王大妃當服齊衰三年書送延陽李時白院相鄭太和邀宋時烈子

閭門外示之宋曰禮有是言也然其下方文又有嫡妻所生第
二長同名庶子雖承重不得三年有四種之文云鄭相摠首止
之曰昭顯若無子孫則此言無傷也今若以此為證則萬一有
奸因此躰而不正之說(躰而不正庶子為後)構成禍機則吾輩不足言國
事稅駕於何地宋曰無已則大明律及國制無論長子庶子皆
服朞以此為斷亦合從周之義也仍示喪禮備要院相曰今得
此證無憂矣於是大臣沈之源李景奭李厚源元斗杓李時白議
皆同遂定為朞年尹鑴以不行其說又引儀禮斬衰章外宗猶
內宗之文謂 大行大妃亦當服斬衰宋又辨曰內宗婦人皆
是臣子故服斬衰今 大王大妃則 先王之所臣事也乃不
服本服而反服於臣子乎尹鑴引武王臣文母之說宋曰朱子
既引劉侍讀之言以為臣母之義蓋邑姜也後人何敢為此言

平○十二月吏判宋時烈去國先是　大行大王因雪水言鏡
判洪汝河疏斥李厚源而疏中有崩岁二字崩岁山建貌蓋謂
李與宋朋比如山建蓋鑄輩之許也建章乞罷而留疏而歸
上批曰豈可因邪說而舍卿哉復拜吏判○二年庚子許穆疏
請　大王大妃服齊衰三年畧曰儀禮註疏云云蓋今禮官稟
處李景奭議當初獻議既遵行先王之國制不敢更議云云○
左參贊宋浚吉疏畧曰我朝典禮實為無子三年其制其在古
禮尚不明白無寧遵國典之為愈故臣亦無異見以朞為定矣
今者許穆之疏亦能不無疑者矣蓋儀禮為長子通上下而言
若如穆說則設令嫡妻所生有十餘子第一子死為之服三年
第二子死又服三年不幸而第三第四五六死皆服三年耶窃
恐禮意決不如此且儀禮疏既明言第二嫡子以下通謂庶子

之義其下文謂體而不正即庶子為後者也此庶子穆必以妾
子當之果爾則疏說逕庭似無是理云云 ○許穆再疏曰宋浚吉
劄論與臣大相不同臣所言立嫡以長之義也立嫡妻所生第
二長者亦名長子其服在斬衰三年則所謂既為第一子服斬
則為第二子不服三年之文於経傳不見且自第一至五六皆
服三年之喩臣不知其所謂也云云　上違史官以穆所進喪
服圖更議右賛成宋時烈辨之曰蓋以上下疏說觀之則父為
長子条既曰立第二長者亦名長子其下文又曰第二長者同
名庶子又其下曰體而不正庶子為後是也此三說一人所記
反復參考云云遂從碁年之制 ○四月尹善道投疏論服制語
極凶慘宋浚吉出城仍歸宋時烈上疏待罪　上優批而善道
遠竄 ○命罷諸宮家願堂又命撤都中慈壽仁壽兩院宋浚吉

曰朱子毁傳舍作書堂一舉兩得以毁院材搆學宮即宮一兩齋也○四年藩伯李慶億刱置六郵館又刱廐馬廳○七年上幸温陽温泉上眼患試沐于温泉命道内耆老孝悌祀忠賢減田税又丙午年奉 王大妃幸温泉年八十以上勿論士庶并加資還宮大赦○尤庵年譜曰乙巳幸温泉時先生承別諭入對行宮辭歸疏畧曰臣有至冤極痛 國有元孫之慶孰不欣抃臣於其時適有待罪事不敢自同諸臣以仲徽㝉因以謗言有不忍聞者前日許穆之疏亦為臣而發也頃歲何人造為飛言謂臣嘗謂 孝宗大王不當入 廟是臣於君父不欲宗廟享之也今有此謗是臣於君父不欲子孫保之也臣罪至此籲天無階 上批諭慰○十年以前左贊成宋時烈拜右相時烈留疏出廣州特遣戶判閔鼎重宣慰遂還朝上箚乞修德

糾究○是年命禁同姓異貫之婚先是國俗貫異則例婚華人
見鵝濟漢陰爲翁婚曰汝國以事尚夷風也至是禁之時選良
家女爲侍女命罷之永爲定式皆宋時烈建白也○十五年奉
遷寧陵于驪州靈林副令翼秀上疏寧陵石屛生罅雨水滲漏
上大驚遣諸臣奉審遂遷尤庵年譜曰先生本意 舊陵本自
安穩石物罅隙只當改排而翼秀之疏必欲遷動陵寢有患以
傾舊臣及啓陵先生親審土肉堅燥只知其壙內無故欲介改
封之議拘於情理終不敢爲其後大喪建仍先生嘗曰地家之
說雖甚茫昧驚動援究之理亦難誣者翼秀之罪上通于天無
一言者可勝痛哉○十五年二月 仁宣大妃昇遐八月十八
日 上昇遐誌文曰王尊爲人主付高百王富有一國節比布
素內無聲色之娛外無遊畋之樂燕居冠帶必飭雖疾病不冠

不見臣僚憂勤惕慮足以上格于穹蒼惻怛哀痛足以下信于
黎庶兢兢慄慄若臨淵氷蓋十五年如一日此宗社國臣民之
口惟心頌以質神明者也行狀曰甲申 孝廟以大君將由瀋
入燕遣王東還 孝廟之未反國 王每見日初出輒祝曰願
令父母遄反令我見時 王甫四歲 上在東宮時有大內所
養稚熊漸不受制內侍恐為患請殺之 孝廟將從之 上進
曰熊雖害人之物而姑無害而先殺之恐非仁人之心宜放
諸山也 孝廟喜曰甫之臨御必無以疑見殺者爲甫臣者福
也仍命放熊又有內侍造進擒禽器械百般求媚極度之及即
位乃以巧佞斥之終不近龍床 元孫時有進貢豹皮品劣
仁祖將却之 上在傍曰一豹捕傷人必多 仁祖嘉命勿却
上嘗遣清使於西郊立於階石上軍卒傳語者疾走之際誤觸

至尊幾重顛仆左右失色請依律治之 上笑曰無情也寧可
深治命棍五六度放之○東平聞見錄曰時闕內有鼠妖遍滿
寢殿至近處色白甚多觀象監教授金克晩聞而憂之曰當是
者白必有喪翌年 仁宣大妃 顯宗大王兩國喪清風院府
君奴丙蓄猪產白猪其冬 明宣 王后薨其後故貴主宅頭家
烏猪產五猪一純白未幾 莊烈王后薨庚辰四月有純白雀
巢於昌德宮進善門簷尾間辛巳春南部人家烏猪產白猪秋
仁顯王后薨克晩之言驗矣聞居錄曰甲寅六月熙政堂中有
蓮花並蔕者 仁宣王后 顯宗昇遐己未秋暎花堂池中有此
異翌年 仁敬王后上賓壬戌秋翠微亭池中有此異翌年
明聖王后禮陟○在位十五年壽三十四有一男三女崇陵楊州 妃明聖王后金氏籍清風忠翼公佑明女壽

○肅宗大王（諱焞字明普 顯宗長男）元年甲寅八月 上卽位先是壬午
閣有讖曰歲起攝提以劇德王至是 上年十四蓋攝提直劇
德十四○是年二月 仁宣大妃昇遐 大王大妃服制初以
朞年更以大功改付標因都順徵疏更以朞年爲定金壽興付
處八月 顯廟昇遐 上嗣位九月郭世楗疏論宋時烈十二
月持平權愭獻納李宇鼎言睦昌明掌令南天漢等啓宋時烈
罷職卽允又啓削黜卽允許穆大司憲除授尹鑴金壽弘掌令
除授洪汝河司諫除授判府事鄭知和等疏救尤庵并嚴批○
二年南天漢等合啓宋時烈極遠竄依允宋浚吉追削不允
李惟泰削職依允貢世禎鄭祥龍柳衍明等以救宋并投畀時
尹鑴爲大司憲又請同春追奪允之○上引見領相許積出示
一幅圖乃滄波萬頃注一葉舟也數尺舟無維楫中流遇風必

有傾覆之患也可推於君道矣圖上有 御製文曰治國之道
有五一曰好學問二曰用賢良三曰納忠諫四曰好聞其過五
曰賤寶貴賢許穆上疏五事目○麟坪大君子福昌君楨福
平君柟國朝典謨曰時國舅金佑明劾柟兄弟出入禁闥醜聲
外聞乃使各殿仁祖至有〻子之人云〻於是楨柟及内人常
業貴禮執納招問〻於明 上命赦出曰誤聽人言至使骨肉
至親陷於不測之〻翌日夜對許積穆鑴大運等入侍欲伸楨
柟而反搆國舅 上夜御殿張燭坐 慈殿在閤内大聲痛哭
積等惶懼 慈殿教曰 先王時吾目睹楨柟交奸宮人而吾
恐宮闈不嚴果告父親有此陳劾云〻積等乃請罷諸福而出
明日尹鑴等啓曰管束 慈殿不使預政云〻管束二字極其
孟惏故出世文字改以照管云〻○鑴等請對伸楨柟欲反坐

國舅於是　王大妃痛哭言楨柟等不道狀楨等遂竄而國舅
得免未幾楨等以鑴穆言放還益致肆爲謀日深大小浮〻皆
言度越朝〻云○判府事金壽恒疏救尤庵　上下嚴批遠竄
慈聖處置楨柟事匪徒怨懟　慈聖扶護士類乃大忌之鑴勸
上歷詆　慈聖動靜金壽恒劄辨被竄匪徒之計賴以少沮尤
庵有詩曰一柱亭〻獨立時狂濤怒觸未曾欹休言東魯斯文
喪嬴漢千秋永賴之○尹鑴嗾鄭知虎又以釐正邦禮告廟事
復交論特進官李元禎進啓請告　廟曰若不殺罪魁只告
廟有何難云〻鄭知和劄只行告　廟不必加律許穆等疏請
上終不允尤庵年譜曰匪南告　廟之請其意不但在於尤庵
將并殺議穆諸臣以及國舅因以上及　坤殿初鑴積等陰結
楨柟以國舅金萬基及金錫冑未殺遽動謀所以離東朝動搖

長秋禮建親蠶親耕禮盡親蠶則孝倚嬪御欲進吳挺昌女始青
孫女欲圖坤位先備壇墠怨大富兩萬裂 上震怒李遂寢云云
○六年己未三月命前水使李儒領僧軍等澈屋於江都有人
投書曰令諸公下令軍中急督入城之後昭顯之孫臨昌君時
在安東坊真靈人也宗統也今日所處之禍以宗統之次序也
諸君若立此君爲萬世所云云 儒送其書於兵判金錫胄錫胄
上達命捜捕大諫權大載等啓請尤庵請移絶島加棘以折奸
萌遂移巨濟捕其人李有貞刑一次承服依法處斷臨昌臨城
君兄弟安置濟州許積啓請劇賊已定法不得不告 廟須斎
上曰業行稚大遲回須斎大提學金錫胄粥進以宋時烈輩以
倡宗統嫡統之說釀成此禍之意措辭頒矣 上依爲之○時
城內托子屋橋掛匿名書曰南漢閫淵西類惡恨人心散離國

事無律　宗社危急天意未定又曰大變已迫於初九日又列
書西人爲謀逆其下有北部私奴居昌提之〻語捕詰居昌其
事歸於尹鑴門客李瀷〻就鞫承款鑴上疏劾救之事其逐解
鑴上疏劄曰昨日掛書即一告變書國之大事不容侮視凡榜
中而出諸臣持兵在職者易置之以究事之虛實幸甚云〻○
七年庚申備忘記曰艱虞溢目訛言沸騰輦轂視兵之將不可
不以國之至親畀之光城府院君金萬基除摠訓將即日受符
中汝指爲摠戎使即日受符柳赫然訓將姑爲解任又教曰吏
判李元禎姑先削奪門黜領相許積左相閔熙右相吳始壽等
并許逐罪人金壽恒放釋　傳曰金壽恒爲領相左贊成尹鑴
甲山圍籬安置○初六年己未許穆劄論許積罪朝野僉載曰
許積尹鑴締結訓將柳赫然擅設私兵與聲不遑日夜謀議又

虔募力士伺上動靜詗察朝伸積彦子堅藉其父勢放恣無忌
尹鑴札所三角山松千餘株菅屋村人莫敢夺左尹南九萬上
疏極論之 上驚駭令嚴覈乃下獄鑴被覈積等甚懼○許積
彦子堅宗臣柟謀逆伏誅楨積赫然賜死○尹鑴拿鞫定刑四
次賜死○頒教文畧曰柟則倚恃柄臣之逆孽藉其權威媒惡
積之老奸逼其謀議文成約誓鷄血涯極鷗之同家置王章謂設
體府於家國邊 玉帶照日月之頃幸寡人之有疾將欲何爲天命之在
身事且不測楨則當其活鏃于後宮已有亂逆之先兆姑宥以
遠竄屢法而伸恩旋召而還寧悔罪而悛惡實与許滿於中外
紀上之亟心初萌推戴匠及於弟兄自中之爭形已著至於逆
堅之縱惡實依父積之弄權貪淫黷貨專擅世蓄之挾嵩驕恣
驕妖殆甚敎拜之僭賀云云○命宋時烈中途付處旋命全釋

陳疏定配人一并放還○十月仁敬王后昇遐翌年冊閔氏
○十年奉朝賀宋時烈劄丙丁之亂義理晦塞唯我孝宗大
王明天理正人心是宜加隆廟儀請定世室爲百世不遷之
宗　上命擧行又劄言太祖開國定統寔其威化回軍匡壹歟
以明義正倫等字加上　徽號　上命擧行○初美村尹宣擧
八松煌子牛溪外孫也丙子江都陷時宣擧與權金二人議歸
殉節宣擧乃勸其妻從自決忽自思曰當往南漢時龍胡據橋
坐脫江都時世子使珍原君報攻據事于南漢尹改名宣卜請
于珍原君自爲牽馬奴龍胡作一票信如我國之勿禁帖掛于
馬鞍又書一綫付尹所着毛笠遂得達于南漢○美村懟恨江
都自補府人臣事學問旋招不起尤庵喜其志與之交遊及己
酉尹宣擧殁癸丑極請墓誌文於尤庵以其父臨殁時擬與左

庵書及其所撫美村年譜來示其擬書者曰禮訟之葉解則吾
道自歸於公同席協恭聚精會神矣尹許二人(尹鑴 許穆)安得斷以
讒賊而不之容乎趙洪(趙絅 洪宇遠)諸人亦不可蕩滌而用之云云
又其年譜推尊鑴學儕於生知云云尤庵大駭蓋極節草其書
自擕得罪公議深藏不出至是癸丑年間(尤庵被 作時)極見時事變
始乃出之先生始欲急作其碣文問於朴和叔又責其狀文稱
道之過和叔累言譏傳先生遂屈勉應副其贊揚之語專歸之
和叔極大不滿意請改而不得自是外行弟子禮內懷離心及
庚申更化後尤庵自海島放還承召入侍時臺論方請益勳加
律尤庵號救於是諸名士貳於尤庵者皆樹於庇尹遂成老少
黨○極遂與朴和叔信好連衡朝議并與先生而傾論之先生
建乞休致始蒙允尤庵年譜極居位日盛徒黨日衆恃以壓勝

先生對先生外孫權以規曰吾於露函丈心術則當隨焉仍坑
塹云云無何極貽書朴和叔斥先生本源言行以義利雙行王
覇并用又引同春及惟泰之嘗識先生者都是棧閑專用權數
之語以實其語○黃江問答曰尼尹書中同春所謂都是棧閑
云者有苗脉乎曰己酉同春孫尼峰子同年司馬尼峰開宴時
尤庵欲還山而預定行期則自　上必挽留故不欲預定俟聞
促駕爲許同春知其棧乃於宴席戲云云尤庵曰吾豈有促駕
事同春曰都是棧閑相与大笑極乃引爲毀尤之嚆至後極臺
惑亂　聖聽窺伺彈劾以至於己巳濟州荐棘之命○十五年
戊辰十月壬子誕昭儀張氏誕張氏母乘轎出入闕中持平李
益壽見之焚其轎推治其奴　上教以其入有命不爲論啓而
擅刑命内需司焚轎所由二人致殞　上追悔下教命恤典

擧行○十六年乙巳正月封元子　上命召大臣六卿三司叅
曰國勢孱弱莫大之計不在他矣王子定名號若其敢有異議
者納官退去可也吏判南龍翼曰朝野顒望之際王子誕生臣
民慶幸第定號之擧亦涉太遽今內　殿春秋方盛今此擧措
豈不太急乎　殿下退去爲教臣則退矣金壽興柳尚運等曰
前宮正宮若無斯之慶則國本自當定矣云〻　上曰宗社
大計不在多言卽命該曹擧行○二月奉朝賀宋時烈疏畧曰
宋神宗年二十八生哲宗其母乃後宮朱氏也哲宗十歲尚在
藩王神宗有病始冊爲太子時嘉岐二王之嫌逼猶且如此優
遊者帝王大擧措貴於于〻也況今無嫌逼憂諸臣有　王后
有慶之說爲先周詳之意也又記穆許疏進國本未定之語故
相臣鄭太和曰元子誕生之日卽國本已定之日由是其言不

不亶矣後賊鑴等并俘穆言潛挑禍構竟逐領府事金壽恒以
下而逆堅之謀益肆矣今者　聖明雖痛絕人安知不有繼此
而來逞者乎備忘記曰上以宋時烈儲嗣定號太早之故拿問
尋竄削奪官職也領相金壽興命牌不進特罷特除睦來善金
德遠左右相朝著大变矣○傳曰宋時烈濟州安置加棘金壽
恒金壽興并絕島安置閔鼎重遠竄○庚申獄翻案右相金德
遠啓請庚申逆獄伸寃事權愭閔黯等繼達伸吳始壽李元禎
等寃堅柟只論以妖惡削金錫冑金萬基等勳秩殺金益勳李
師命南斗北李立身李光漢等削勳教畧曰錫冑聯親權寵賊
性陰鷙咋贊新化跡雖近於同寅顧瞻私門意實在於逞臆唯
其狼貪之逐逐不奪不厭是以虎視之眈眈愈往愈甚萬基本
以奸壬之魁久托肺腑之密當　先王問禮之日一言欺天違

時烈被罪之時百端爲地惟益勳暨師命案是腹心伊斗北与
朴斌晴非羽翼金錢於府庫之財厚賂宦臣姜浙成具錦之織
豈語宦闈有若羽翮棧迫在手朝夕角吹三吏伶然鉄騎交下于
道途環衛十日王孫鷺衍楊之下行路同悲痛將抱杜郵之寃
三軍掩泣十年重四天道有循環之理半夜三嘆予心用悔悟
之端寶鑑懸空魍魎莫逃其影白日回照岩谷爲之生春云閔
黯製進○原州儒安瀓等疏請宋時烈按律因請栗谷牛溪文
廟黜享曰一則削髮入山陷於無父之域一則不赴國難杞手
豈君之罪進士沈齊賢疏下兩先生被誣○時將有 中宮廢
黜之舉權大運睦來善等率百官半日庭請李启廷以南人獨
疏辭甚正直○前判書吳斗寅前參判李世華前應教朴泰輔
等八十餘人疏略曰惟我 母后之主中壼而臨一國今已九

九年于玆矣 先后之所親選以托我 殿下而殿下之與共
位先 后之表者也設令 內殿微有過差夢想所記不過言
語之失而以胡大罪播於暴揚被之以罔極之名振之以不測
之威何哉況元子誕生宗社之慶莫不歡忭則 內殿之心寧
有不悅者乎頃者命擇嬪御之擧出於 內殿之勸導則其閨
儲嗣之不廣忘有我之私蓋可見矣及今元子載誕之後反懷
不平之心揆以常情必無此理之之疏入夜二鼓 上歷以步
輿出於仁政門趣命設鞫闕內外震動吳斗寅先被逮入其次
俞櫶入對曰臣老昏不省事但以名在章列遣子代着為疏中
辭意未見聞矣 上釋之李世華等不屈 上問作疏者誰也
朴泰輔自首對辭抗直 上怒烙刑壓膝辭氣不撓極邊安置
朴至中道而歿○五月初二日 中宮閔氏遜于私第閑居謾

錄曰三月初六日　上以寒食祀于　莊烈大妃魂殿忽月食
既盡非當食而食也皆異之至是　坤殿府出教文略曰　閔
氏蓋自度册之初因念戒謹公肆入宫之始宗多證左高后之
顧復丁寧盛德蓋闕郭氏之轉輾恚恨偏性難回云云禧嬪張
氏陞爲妃六月左廢度後命○庚午冬至日有狐入時御丙仁
政殿後達夜鳴呼七八日不止内禱張倜捕得己巳以後童謠
有長木仆缸破碎長与張同音缸与杭同音甲戌張嬪黜東平
杭死○甲戌日錄曰己巳以後韓重赫金春澤等密圖翻局之
計凡爲西人者隨貧富出銀蓋主張者老論而少論亦往往相
錯事久言世京外喧騰一日黯（閔黯時右相）招咸尹以完誘貸富詰
以完蓋金韓腹心也不得已輸情悉告黯列書姓名遂率以完
請對設鞫逮捕各人等皆吐實以爲中　宫復位策也其中三

人爲先結案取招納行刑單子 上不卽下是夜三更鞫廳罪
人一幷盡放趙嗣基特命拿囚南間委官閔黯濟州安置禁府
吾上柳命賢黑山島李義徵等依例遠配前一日有金仁者上
變書直入差備門內給內侍呈上前乃告南人謀逆之事也夫
以結案取招之人而遂得盡釋操吾上生殺之柄者處被竄逐
豈非不可測者耶○備忘記曰予惟君臣猶父子何語可隱耶
嗚呼曾母之賢不免投杼從古難處者莫難於父子之間而易
動者亦莫非父子之間當初建儲之日偉漢之疏捽起之有之
疾始毋等語予於前史略覽非不知伺間惡動之手無出於此
等處而予病恒在粗暴向時之處今過中職由於此予於燕閑
平心徐察而自適曰今日建儲 宗社大計也今日臣子世祿
舊臣也非如悖理之人孰敢有他意哉然則偉漢之近計無乃

得罪而諸臣之本心無乃未暴耶以此常自悔恨神明所知又
竊觀紋輩所謂因非循私滅公反道悖倫之事決不可與共國
事也○傳曰十二日拘忌不至大段按曆則吉日也以此日
中殿入宮事擧行當日午時前妃乘屋轎前後射令承旨摠管
兵曹堂郎陪從〻曜金門入 前妃欲問安於中宮 上聞之
亟止之 傳曰大小諸臣 中宮肅謝自明日依例擧行又曰
邦運回泰 中壼復位民無二王后今通諭其收張氏王后璽
而仍賜禧嬪舊爵 傳曰府妃玉寶撞破埋置玉山府院君府
夫人教旨燒火事分付該曹玉山墓石物折破○閏五月十八
日行 中宮殿冊禮同日頒教略曰睽阻循年雖自踈於良佐
寢床一念豈終忘於德音又曰明吾過於既往十行斯頒儀母
儀之妃初萬品乃正若環斯轉喜不遠而來歸庸玉于成知有

資於增益云云大提學朴泰尚製○丙先生復享進士朴洵等
疏請答曰曩時搉奸欺蔽業已覺悟矧茲斯文興衰係時運污
隆者乎令該曹稟處命復宋時烈宋浚吉官爵遣官致祭○閑
居錄曰己巳 中宮遜第私官供既絶兄弟家私備饌着以供
朝夕一日進一活雌鷄 妃命放于庭養之其形漸異久則化
為雄庭中玉梅樹枯已三年忽然開花未一年復位○東岩錄
曰世言南人聚銀囷已巳事西人聚銀囷甲戌事具鎰出銀二
百兩而久不得職曰能忘舊日恩恩与銀同音也玉山墓砍打
則殷道復興玉山自類殷與銀同音也○二十七年庚辰 中
宮殿有從候在承輝殿夜有火灾不知自何處起延及寢宮侍
者皆走獨有一宮女背負而出 先朝舊物兩宮服御之物盡
燒宮女二人燒死○二十八年辛巳 王妃閔氏昇遐備忘記

大行王妃遘疾二載禧嬪張氏非但一不問安不曰中宮而必稱閔氏非特此也潛設神位於就善堂之西每與數三婢屬人祈禱極其綢繆肴隸罪人張希載亟正邦刑○備忘記罪已彰著若不早爲善處則他日之憂有難諭寔出於爲國家也爲世子也張氏使之自盡玉堂政院八侍請還收 答勿煩○十月初八日備忘記禧嬪嫉惡 內殿潛圖謀害設神位於內外埋凶穢於兩闕情節畢露神人共憤此而置之國家之憂宗難形喩噫世子之情事予豈不念諸臣之爲春宮之誠亦豈不知哉第思之思之又思之更熟矣事已至此舍此處分無他道理矜以予意諭諸左右判樞徐文重等請爲春宮屈法是所望也上不聽 上命宮女賜藥張氏手擲椀大肆咆哮 上怒柰屋輿至其所在之堂促令飲之而後不服 上怒命門板覆於張

氏數十宮人歷其上移時乃死徐文重等議張氏於春宮有母
子之恩不可以罪絶之也禮官宜告訃舉哀別宮治喪於闕外
別處以生時品秩治喪務宜從厚依議施行禮曹啓王世子及
嬪宮服制似當依古禮庶子爲父後爲其母服緦之文 上曰
依此施行 傳曰罪人雪香母生時英淑英哲生等當親鞫雪
香等皆一一承服并處斬 傳曰獄事本盡於露自明日庭鞫
爲之張希載族黨與婢妾或正刑或遠竄先是府啓東平君杭
締結希載以其婢淑正給希載綢繆交通及今蠱禱之罪彰露
無餘東平君杭極邊遠竄至是大臣以下啓曰杭之罪決不容
貸云 上命賜死啓曰罪人順命招辭有金春澤交奸希載妻
之說春澤以年少士子爲世指目妖賊之口姓名輯登不可無
懲礪之擧請幼學金春澤極邊遠竄 上依啓○教曰自今著

為邦家之典不得以嬪御登后妃○二十二年乙酉湖儒蘊濾
基上疏請尊號 答曰昨年禮判金鎮遠以此事有所陳而竟
不許即書予懷小錄矣今以出示使羣下知予志而定非一時
撝謙也仍封下 御製詩々曰否德承丕基于今卄九稔歲建
癉祿穡民屢奪糊飦國事惟其棘天災日又甚休提稱慶說但
有夙宵懍終不許○是年十月下傳禪之教尋還收大臣伏閤
王世子三疏 大臣以下請對 上曰上自股肱輔弼下至庶民
耆老至誠陳請不得不勉從○丙戌八月 上御法殿世子奉
觴稱壽而歲羣臣以 上之即位三十請上徽號不許至是王
世子上章陳請乃許陳賀進宴○四十四年丁酉七月備忘記
五載沉綿目疾添重酬應漸難國事可慮依國朝及唐時故事
世子聽政左相李頤命獨對獻納朴聖輅等論獨對之非李頤

命劒曰伊日諸閤之後中官來傳　聖教俾臣先入臣謂承旨
曰此異常規承史不可不隨我而入臣即趍到中庭顧後無人
始覺承史之見阻閤門而鞴座不遠僃臣上殿臣曲拜之後先
請召入承史云云　答曰獨對非今刱行者而顧謂承史隨入
則尤無所失○野史曰己巳禧嬪陞為正妃相臣金壽恒宋時
烈賜死甲戌仁顯　王后復位鋤治己巳黨流委官即南九萬
禁堂即柳尚運徐文重尹趾善朴泰尚也問郎金時傑以後治
鞫獄疏斥委官禁堂吏叅金昌協移書責委官及辛巳禧嬪死
大臣南九萬柳尚運崔錫鼎尹趾完疏請全恩李世白申琓李
僉金昌集等恃順　聖旨李詡任敵至請告　廟須赦世子時
年十四歲及丁酉命代理大臣李頤命獨對一遣人以此藉口
謂不利於世子遂成辛壬之禍○先是辛巳　上親定海州吏

齊廟額淸聖 御筆書下 敎曰儒疏山名首陽洞號兄弟想
像淸風有曠世感又製跋文命刻于下○建啓聖祠依皇明
舊例立廟啓聖公叔梁紇以顔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享以
程珦朱松蔡元定周輔成張廸從祀○甲申三月 上特命設
壇禁中進祭毅皇又敎曰我國之有今日莫非 神宗恩神而
尙無爲 神皇建廟先正臣宋時烈曾有此意欲以介和三臣
從享此事何如諸議以建廟爲難便遂設壇歲祀乙酉三月壇
成名之曰大報 上親臨將事敎曰今曉祗謁 皇壇將事之
際恍若王輅東廵獲近耿光于懷惻愴自發吟詠甬銀巵玉罍
秉筆之臣其名和進御製詩曰大報壇成肇祀親時維蚕月屬
和春衣冠濟濟班行造鍾管鏘鏘禮數陳昔被隆恩饒布帛今
瞻神座淚沾巾追惟豈但誠微薄切願 寧陵雅志遵○乙亥

命以岳武穆合享於永柔諸葛武侯廟教曰予讀宋史至岳武穆事不覺廢世相感特爲合享以樹百代風聲○先是辛酉追上恭請廟號　定宗（左廳建白也）又戊寅追復　端宗位號（申奎疏請也）中宗愼妃主祠又戊戌仲春姜嬪賜諡愍懷○甲午湖南賑穀船利泊濟州　上喜下詩于海昌尉曰千里南溟利涉難風高移粟亦間關報來船舶皆無恙天意分明濟寡鰥丁酉　上幸溫湯溫泉登稷山靈沼亭　題廟章溫時所建也　御製小詩曰小池之北有蓮亭追想當年沸自零瞻彼觀文增我感嗚呼聖德筆難形○上講洪範教曰箕子受封于東教化大行得小中華之名箕子之力也遣承旨致祭并祭檀君東明王○庚子夏六月初八日　上昇遐壽有春雀雛死則瘞內局取牛酪其犢哀鳴　王問其故不進酪又曰臣曾於槐院中得　皇朝

成化年間所賜遺命模刻作寶遺命以後嗣位勿用清國寶而
傳以寶使子孫不忘 皇明之恩也又曰丁酉代理 東宮因
辭蓋來時烈尹拯師生爲一世爭端 王始定是非又曰 王
崇儉節約從諫如流以上誌文畧出也 在位四十六年壽六十有三男二女明陵高陽
○妃仁敬王后金氏籍光州文忠公萬基女壽二十翼陵高陽 繼妃仁顯王后閔氏籍驪興文貞公維重女壽三十五無育明
陵○繼妃仁元王后金氏籍慶州孝簡公柱臣女明陵 英宗丁丑三月上十六日昇遐壽七十十一明陵
○景宗大王 諱昀字輝瑞王山府大嬪張氏出 肅宗長男 元年庚子六月十三日
上即位執義趙聖復啓原牧沈廷輔 聖候大漸時召入而徑
出屬儐後始入來請削黜刑判俞集一與班盃酒遞後請削奪
依啓○七月龍仁幼學趙重遇疏曰以子貴春秋大義 殿下
登寶位所生之親尚闕名號寂寞窮廬祠宇肅然一坏亞墓宿
草荒涼伏想 嚴廬哀疾之中必有怵然自不安者千乘之尊

獨無爵號之加誕育之躬云云○十二月胡皇帝勅云朝鮮國
王襲封五十載誠心供職忽聞遠逝不勝痛惻遂遣大臣祭致
這表章傳於朝鮮國王妻子侄句諭云云○八月二十日 傳
曰延礽君爲儲嗣是日正言李廷熽疏豫建儲嗣宗社大計今
殿下春秋鼎盛伏想我 慈聖哀疚中以此益加憂念而我
先后在天之靈亦必眷顧矣上稟 慈聖下議大臣即定宗
社大計 答曰令廟堂稟處是夜領相金昌集左相李健命詣
賓廳啓曰大臣六卿三司并即牌招來會以爲入對何如 傳
曰允是夜大臣卿宰入侍金昌集曰臺臣之言宗社大計孰敢
異議健命曰茲事不宜一刻遲緩故深夜仰請矣戶判閔鎭遠
李觀命等皆陳達 上曰允從矣金昌集又曰 聖上〻奉慈
殿不可不仰稟而如此處分必得手筆然後可以奉行 上依

爲之諸臣退出罷漏後入對　上指案上封書曰此　慈殿手
札也領相彭度而手折之乃寫延礽君三字及　慈殿諺教小
紙也左相展讀畢史官翻書諺教曰　孝宗血脈先王骨肉只
主上與延礽君而有何他議乎云云　諸臣皆嗚泣曰不勝悲感
○延礽君上疏辭巻曰予以不穀已過立年尚無儲嗣又有奇
疾茲以俯　稟慈殿俯循羣情委以儲貳之任爾其小心翼翼
孜孜勉勉以副國人之望再疏批如前○禮曹啓儲嗣稱號定
以世弟又啓延礽君入宮吉日傳曰九月初六日定行○二十
二日司直柳鳳輝疏略李廷熽疏請建儲大臣以前事不容淹
延夜深更對處分已定云乃於卽祚之元年猝爲此擧何哉云
云傳曰鳳輝之疏語涉狂妄不可置之卿等論啓遂鞫問遠配
○九月二十七日世弟冊封頒教文略曰禁中決策卿士從而

庶民從儲貳定名國本正而萬品正主鬯之位久虛疇与奉宗
廟事監國之任靡托無以係億兆心春茲介藩之賢章叶楨庚
之吉聰明孝友令聞宿彰儉約溫恭雅操愈飭周旋豈閱歲載
嘗藥之同憂寢通青闈童年削葉之相戲以親則享孝之所眷
愛以命則慈殿之所明宣茲寻意之允諧亦衆謀之畢協天与
人歸萬姓之爲戴咸切星輝海潤八域之歌詠方興大提學李
觀命製進○十月初十日下大小事令世弟裁斷之備忘記十
七日還收是月執義趙聖復疏畧曰　殿下上體先旨內稟慈
教丕定國本允屬元良伏念世弟邸下生長深宮未嘗經意於
當世之務臣愚竊以爲國家大小之事或不無思慮所未周矣
在先朝丁丑間廷臣有以引對臣僚之際令　殿下侍側參
聞教習國事之陳乞輒蒙嘉納今日東宮年紀壯盛不啻倍蓰

於 殿下之當年則明習庶政尤豈非當務乎 殿下當於臣
僚引接之際政令裁斷之間輒引世弟侍側參政一以為商確
可否之道一以為隨事鍊習之方云云至初十日啓曰所陳好
矣可不留念是夜下備忘記曰予有奇疾十餘年來差復無期
大小國事幷令世弟裁斷焉夜半左參賛崔錫恒曰卽位元年
遽下此教抑何故也聖復疏出〻則以一諫官何敢發此言耶
特施屏竄之典 上曰重臣請〻陳達依施焉承旨李箕翊等
還納備忘時五更三點矣○十三日 傳曰時原任大臣三司
来會賓廳備忘記予病漸加早定儲位実欲代理矣諸臣不知
予本意者若因臺疏而發者相繼紛紜故姑為還收以正趙聖
復之妄率舉也一依再昨備忘舉行 王世弟疏畧曰日昨千
萬意外遽下臣者不忍聞之教時欲瀝血陳章 聖鑑悔悟即

賜反汗不勝頌祝又伏見下賓廳之教寧欲遠然伏乞亟寢成
命 答曰祖宗故事毋庸更辭大臣二品以上三司請對傳曰
昨今氣益不平所懷書入諸臣再啓難以文字形容必欲面陳
傳曰今日備忘只欲諸春三四煩瀆何如是苦耶賓廳金昌集
趙泰采李健命姜鋧閔鎭遠李宜顯李光佐尹慤尹就商等所
懷書入 答曰予病已甚前後批旨代理 祖宗故事卿等勿困
我 ○庭請三啓 答曰勿復煩擾即速罷行○王世弟再疏
答曰雖日上十章萬無允從之理更勿煩陳以安予心十六日庭
請啓趙泰耈曰臣遭劾處鄉此時義不顧私冒沒進身聞大臣
有欲停庭請之議臣不勝崩迫欲以死生必爭之丁酉事則
先王春秋已暮與 殿下今日大有間焉決不可援例云云因
注下崔錫恒曰云云前後備忘一并還收李光佐曰云云金演

曰云〻 上曰唯昌集仁處入來之際備忘未持來出遣史官持來何如史官出去持備忘二度批旨一丈傳于領相領相跪納後退出判樞趙泰采劄曰昨日建劄出於不得已旋因諸臣入對蒙反汗欣忭不知所爲臣病未入來臣罪萬〻 答曰有疾未參何傷○兩司合啓即伏聞臺論削黜罪人趙泰耇偃然着公服自宣仁門入云天下安有如許變怪請遠竄 答曰勿煩○是月二十七日建儲奏請正使李健命副使尹陽來書狀俞拓基出去○十一月淸恩君韓配夏疏趙泰耇忠憤所激復欲庭請則大臣不肯又欲請對則喉院拒不意 天聽若雷特命賜對還收成命謂之社稷臣可也○十二月初六日司諫金鏡一等疏曰聖復圖於前四凶肆於後嗚呼向日事尚忍言哉伏閤庭請黽勉塞責剡手聯名上劄任自裁定倘微自外新

入之大臣國之為國者不可料也云云今日彼輩固雜遝糞頭萃操之誅罪通于天其可赦乎又曰四凶勢西邪影從今日國危且急矣伏願 殿下亟秉邦刑賊臣聖復及四凶一以三尺斷之喉院三司無倫無君之罪幷加懲討云云備忘記金一鏡等疏皆直言喉司阻搪都承旨申思哲以下幷罷職答金鏡一疏廳旨進言乎甚嘉尚此後十日丑時又補疏其辭尤克凶憯○是夜二更三司諸臣一幷門匙覗告御將魚有龜請對兩懷書入臣伏念 聖上仁厚寬裕忽於今日盛怒太過半夜之間嚴旨荐降未知有何激惱而有此舉耶昨者金一鏡之疏專出於傾陷捆打之計也四大臣陳劄斷斷無他六卿三司有何罪之禍或謝或罷惟願 聖明亟收諸臣罷黜之命云云 答曰予志已定卿勿煩瀆○十二月二十日趙聖復拿囚禁府良人措嫌之事一向牢

諱之〻又拿鞫杖斃○是月二十二日備忘于自潛邸常痛惡
內官張世相高鳳獻宋尚郁爲人奸譎并遐遠定配是夜初更
春宮下令侍講院衛司上下書引接輔德金東弼司書權益寬
等入侍 邸下指前伏二小宦曰吾爲此所戲方欲出閭東弼
曰宮中事非外人所知么麽宦竪夫正其罪使宮中安帖勿使
外人知則有光厚德令曰視膳問寢之外宮中微細事亦不敢
知況朝廷間政令乎吾寧爲泰伯仲雍其次張公藝忍字是吾
本心也近見 宗社將亡欲爲告達 上前欲除君側之惡而
問寢視膳之路阻塞故趑趄不敢進矣 慈殿教曰吾欲言之
病不得見 大殿汝何不告知於 主上乎承此教後排闥直
入告 殿下以一二閹竪之罪于 宗社則夫賜允從拿推下
教矣即爲還收不忍聞之教非但問寢之路阻閹宦欲爲除去

吾身措救四大臣吾不忍見、宗社覆亡終遭彼輩之毒手寧
辭位得保 先王所賜爵錄豈非幸也因涙下如流嗚咽不成
聲東爾等曰不敢聞之教臣未知事實如何而在 邸下處變
之道務積誠意開陳聖聰闔庭出付有司明正典刑出閤辭位
之教決不敢奉承矣云云翌日卯時領相泰耆等及三司入侍
泰耆錫恒等曰臣等聞去夜王世弟引接遽下不忍聞之教臣
等不勝驚惶請閹宦嚴鞫正刑 上終無於諾建四五次陳達
上曰覈出正法泰耆曰臣當与宮僚慰安王世弟矣泰耆与宮
僚入侍王世弟泰耆曰臣棄疥多年 邸下升儲之後尚未一
瞻顔色矣夜來因宦官所報驚惶罔極節与諸宰詣對幸蒙快
許正法此 宗社之慶也世弟令曰自畫已堅難可撓改泰耆
又曰 聖上既有處分 邸下何為於此論耶又曰臣於大朝

已陳友于之道何諫於 邸下則以孝敬之外更無加勉之道
兩宮各盡其道或有一時嚴教不宜使外人知之未安徽教還
收宜矣云云○王大妃下教曰 孝廟子孫先王血屬只有
大殿及延礽君而已以先王遺教冊立世弟矣不幸宦侍及內
人交搆 兩宮世弟將陷不測之科毋寧依 先王所授爵號
依其願使之出外千萬千萬泰耆錫恒口傳啓閽宦既承摘介
正法之命此諺教不必煩耳目謹此封還 慈殿曰兩臣留待
又下諺教曰儲位之定卽奉 先王之遺教不幸宮人內宦交
搆兩宮欺蔽 聖聰予當切痛於宮人多般開諭則敢以亡悖
之言肆然於 大殿及予坐之前其罪狀必當有律有一宮人
締結宦者亦當依律治罪亦宜調護我 主上及東宮以保
宗社是予所望也宮人島石烈鄭貞○大臣二品以上啓 伏承

請教仍書石廷弼貞二人名請付有司依允○壬寅三月二十
六日奏請使先來狀啓正月二十日皇帝令太學士集朝鮮使
臣將王病証詳問具奏內閣學士禮部尚書以下列坐問曰王
何年得病症若何嗣續何至絶望王弟延礽君有何年紀與國
王同母是否云云臣等書對曰國王今年三十五病症已載奏
文中王親弟延礽君今年二十九郞國　王異母弟云云二月
二十四日皇帝引見閣老郞令特準○三十月二十八日大臣
并令鞫招事而上變人睦虎龍出付該府事鞫廳啓罪人虎龍
所告鄭麟重李器之金龍澤洪義人洪哲人李天紀白望趙洽
沈尚吉金省行吳瑞柳慶務宦者張世相出外內人二英等拿
來事池姓尚宮廷伊出付鞫廳　傳曰廷伊身已故矣　是日
初昏世弟下令講院入直王堂并引接日鞫廳招辭末端兩件事

為余惡名將欲辭位仍出示疏草宮官等曰公庶妖惡之人言
不必介懷云云○二十九日泰耉啓今日上度事左為妖惡亟
請設鞫捧招後聞其所言則皆庚子既往之事錫恒曰白望因
在禁府時一鏡為府堂治之頗峻故以此含嫌必欲擠陷矣敦
召勉出　上曰依為之○政院啓以白望侵及之語泰耉錫恒
待命　傳曰勿待命兩司合啓安置罪人金昌集李頤命拿來
處斬事連啓并賜藥李健命按律連啓八月拿斬趙泰采按律
事連啓十月賜藥三司啓并施孥籍之典依啓結案秩白望等
二十餘人正刑緣坐秩竄配秩削黜秩憶朝伸之慘禍至於辛
壬極矣○辛壬獄事合錄　英宗大王嗣位甲辰冬逆賊一鏡
虎龍伏法乙巳春就鞫栲死　師尚處役戊申討逆後鄭夢等處
斬一鏡追施大逆律乙亥討逆後鳳輝泰耉等追施逆律光佐

錫恒泰億等追奪○闡義昭鑑曰盖自逆竪逆宦誅死之後鏡
虎謀益急而待奏請使先來冊封若未準請則欲以朝廷權勢
謀動儲位若準請則並造變書以上先已謀募得虎龍及閑完
典之報乃急急唆嗾行詐虎龍本無賴賤隷之輩薄有技能常
希望非分者也其所納書與招稱以下　東宮誣而乃自做誣
說一與鏡賊等疏語意同至若白望爲東宮告變而誘以亂言
急急撲殺以滅其口泰耉輩乃鍛鍊成獄恣意屠戮甲辰憲府
啓壬寅誣獄百般粧撰一例虛僞其中所爲承服者或誘以如
是納供則可生之意納供後因作結案者有之此等粧撰之跡
亦不可明覈其時書吏羅將並嚴問鞫書吏李晩俊等皆供吐
案云云乙巳頒教曰伸故相臣金昌集李頤命趙泰采之寃復
官賜謚李晩成洪啓迪金雲澤金民澤金濟謙趙聖復李弘述

尹殼白時喬李尚䭲金時泰還其職牒贈爵秩（詳見英宗朝）○討逆
陳賀王世弟不參魚有鳳以習肄不參有鳳上疏辭錄勳○甲
辰八月初八日 傳曰申時昌慶宮環翠亭移御藥房李光佐
口傳啓 聖候彌留自今日臣率諸醫直廬王世弟下令 宗
廟社稷三角木覓等處祈禱祭即刻設行 內教曰咸原君魚
有龜起復入侍令曰宮城扈衛 二十五日丑時 上昇遐王
世弟下令曰衣襲手否乎問議儒臣令曰小斂明日進行事令
付禮書嗣位節日令回令遺崩天又見不忍聞之事心膽如裂
此單還給建啓不許二十七日李光佐達梓宮內廣不足二寸
孝廟國恤時附板用之令亦更無他議答曰稟于 坤殿則附
板用之為教斯速舉行禮書啓衣襲與否問議儒臣則以為五
禮儀斬衰條有王世子大君以下衣襲之文邸下於 大行大

王有繼體之義一依五禮儀擧行恐合禮儀 答曰知道依儀

施行在位四年壽三十七懿陵楊州○妃端懿王后沈氏籍青松青恩府院君浩女壽三十三惠陵楊州○繼妃宣懿王后魚氏籍咸從咸原府院君有龜女壽二十六懿陵楊州

○英宗大王諱昑字光叔肅宗第二男淑嬪崔氏出封延礽君元年甲辰八月三十日 上即位于仁政門國朝寶鑑曰 上誕降前三日有紅光亘于東方其彩玲瓏白氣罩其上是夜宮人夢白龍飛入寶慶堂而已 上誕降有文在右腕如龍蟠者九自幼儼如長者無進乎 肅宗疾必危坐不命不退事仁 顯王后至孝常取苑中百花手自釀酒進乎 后〻贊賞時 上春秋纔五歲也在邸時騶卒甚爾行路不知為王子也及嗣位侵宝於殯殿當是時宦侍宮人尚多尚儉瘝貞之輩肆夼不道之說至以宝盡擲之階隅宝蟠鈌裂聲徹御座 上聽之晏如若不聞○九月十

九日兩司合啓逆婢事云云、俞音久閟 仙馭遐遠云云 殿
下亦必痛傷於斯矣請查行藥宮婢出付鞫廳 答曰勿煩建
啓 上曰 先朝靳允非姑且逐貸之事予之遲下不允之批
非忘君親之讎矣亟停勿煩○禮判李眞儉啓嘗有私親追奉
之節新建祠墓官供祭需修墓道置守戶一依仁嬪例擧行爵
號自 上措教可以擧行矣 上曰旣有 先朝爵予意則亦
用仁嬪例大臣意何如領相李光佐曰用 先朝爵號而加大
字亦卒倣行之意也 上曰平日小心謹慎予亦以小心謹愼
為追報之道何必大字為尊崇之道乎三年後尚未建祠過因
山後待民稍蘇承行可也光佐曰何可待此承行 上曰依為之
後二十九年癸酉追上謚曰和敬改昭寧墓為園毓祥廟為宮
祭享一准宮園之例以淑嬪封爵之周歲也○十一月雷異下

旨求言幼學李義淵疏 大行大王不幸有倦勤之疾 先朝
顧命大臣奉東宮聖教策我 殿下於儲位惟彼羣小以半夜
倉卒陰移天位等說動搖民心而北門潛入釀成奇禍喬木世
家誅戮無餘至於禁庭喋血之言設計陰凶在今 殿下之責
宜亟正羣小壅蔽之罪以明辛丑以後事皆非 先大王之本
意又曰元老被誣風雷偃禾君子未嘗霹靂拔樹灾異自古而
然也云云備忘記李義淵疏全出護黨原疏還出○趙泰億曰
義淵疏辛丑以後事皆非 先王之意云罪関倫常不可置之
上曰絶島安置都承旨金東弼曰義淵至以 先大王有倦勤
之疾云者語意絶悖況凶賊輩罪関 宗社則其可以謂有定
策功而寵貸耶風雷偃禾比周公於凶賊其亦無嚴矣 上曰
予在私邸時以孤竹清風四字書諸壁上可質予心泰億曰

殿下本心臣下豈不知之公除日特拜柳鳳輝為相此實帝王罕有之盛擧也云云○清州儒生宋載學疏請復先正宋時烈院享又言一鏡之罪亦彰鳳輝之罪云　傳曰還出給○護軍柳復明前縣監朴師聖疏請一鏡快正邦刑護逆諸人一并竄黜荅曰一鏡已施黜之典護黨之人亦嚴其職矣○十二月金一鏡拿來　傳曰鞫廳本府為之李義淵一體為之義淵物故啓一鏡刑二次不服前佐郎李台徵請親鞫○初八日親鞫　上教曰辛丑一鏡疏及壬寅虎龍變書來看題有同情之跡虎龍拿入一體鞫問一鏡屢懷刃蹀血裝問則一鏡曰古人多有用者吾亦無心用之豈有向　殿下有心用之乎　上曰當斬汝於梓宮前欲慰大行　大王陟降之靈一鏡曰吾亦欲死於大行側矣虎龍處　教曰予在東宮汝以何故混入於逆書中

乎虎龍曰 殿下如青天白日何敢混入於凶書中乎爲社稷
告變之外更無他意 上曰此言尤凶測矣又 教曰汝与一
鏡有同謀之跡一一直招虎龍曰矣身与一鏡元無同謀 上
令承旨持虎龍文書中教文疏草兩紙示之曰此兩紙何在於
汝乎虎龍顔色變語窮不能對兩賊推問時諸臣嘿無一言一
鏡必稱 先王忠臣稱吾而不稱矣身矣○初八日虎龍物故
階一鏡犯上不道不待時處斬籍產 二年乙巳春 教曰明
臺之弊未有甚於今近日一邊之人盡驅之逆遞其中豈無抱
冤之人乎彼輩此擊公言杜塞今當歲籥重新豈無與歲俱新
之意乎被謫之人令銓吾与大臣登對疏决銓曹爲平收用咎
甫羣工祛臺習務公平保我邦家○十一日夜備忘記一鏡不
道言可勝誅哉三司默無一言一並罷職現告李明彦金濰李

廷泂吳重徵李善翼申𤪦趙尚慶尹就履柳儼李日躋趙文命
尹游權益寬趙最壽尹會宋相宅尹晉吳遂元尹彙貞韓師得
李玄輔俞彥通尹淳尹行教李匡輔趙趾彬呂善長姜樸南一
明成德閏李匡德尹光益等○三月命曰大臣復官令賜謚金
昌集忠獻李頤命忠文李健命忠愍趙泰采忠翼建祠西湖賜
額曰四忠祠三司合啓鳳輝加律光佐泰億島棘事是時三公
鄭澔二月拜相閔鎮遠三月拜相李觀命四月拜相　虎龍上
變時初按獄諸臣極追遠竄其後按獄削黜僞勳僞科削黜李
下教○四年丁未七月三司請對時命入侍三司并門黜仍逮
下備忘記昨日入侍諸臣及今日仕進承旨及近日三司一并
罷職前後庭請々對入武臣外并罷職訓將姑先罷職奪符以
來李祥鳳還授御將沈壽賢除兵判吳命恒除吏判李台佐户

判李光佐叙拜領相特旋趙泰億仍叙拜右相特旋柳鳳輝還
給職牒十月初六日大臣諸宰入侍領府事李光佐等啓四大
臣追奪傳曰依允○五年戊申三月逆變起自丁未秋間番京
外有騰書遍山有賊至云云十二月全伯狀啓南原場市有掛
書極凶不道云 上曰匿名書投諸水火在法文命政院火其
書正月初二日夕都中訛言忽起轉相傳言賊兵大至彰義門
外云士女奔遑移時乃定二月城西門掛書騰書蓋國京中士
夫多挈家奔避陽城龍仁之間村閭皆空三月十三日掛書罪
人李世龍投因全州拿來事都事出去十四日奉朝賀崔奎瑞
以逆變來對与領相李光佐左相趙泰億吏判李台佐等入侍
進政堂○國朝寶鑑曰虎龍伏誅彌夢等諸賊悉着棘彌夢泛
弟彌一鏡子亭海虎龍兄時龍等与沈維賢之爲鏡夢腹心者

締結已巳罪閔宗道李義徵子若孫及諸失志怨國者誘張远
言誑惑人心推嶺南賊李獜佐鄭希良為元帥李維翼李河為
謀主平兵李思晟倡亂於西摠使金重器禁軍將南泰徵和應
於內欲以是月二十日犯京推戴密豊君坦舵糾蛚結醞釀頻
久朝廷漠然不知○初瑞鳳等聚兵陽城与清州賊獜佐合兵
潛入清州境佯稱行喪以喪車載兵器潛置州城夜賊乘鳳祥
睡叫噪突入營妓月禮及官稗將開門引入鳳祥走匿於營後
竹林賊搜出亂斫軍官洪霖突入抱持并殺之賊又入鎮營々
將南延年不屈而死虞候朴宗元在上黨山城賊送令招旗之
遂降清州陷報至京城大震以兵命恒為四路都巡撫使朴纘
新為中將以揔使金重器領三鎮軍宋真明為副將重器出賊
招拿来以張鵬翼代之○賊自鎮川分兵一枝向竹山一枝向

安城命恒知之到煮沙趁安城時日已昏風雨大作賊只知大
軍之直向稷山不知移陣安城忽見放神機箭驚惕退走犍佐
宗元以回五哨兵退屯青龍山村中以待竹山兵至朴纘新等
率馬步兵三哨追入山中賊皆四散獲其輜重仁傘旗幟斬百
餘級命恒修捷書函宗元等首馳報京師令軍中各賫午飯向
竹山登犍嶺賊大驚潰斬獲甚多犍佐走投山寺村民申吉萬
捕納之 上御敦化門行受馘禮 上手書忠確功高四字賜
命恒仍書諭文○五月大臣請以前後逆節作為一通冊子如
古追度時西征錄 上可之命宋寅明等撰戡亂錄六冊○三
司啓鳳輝追奪先佐羅職○乙亥春羅州客舍掛書有奸臣滿
朝塗炭黎兵等語監司趙雲達洞得尹志及諸罪人可疑狀馳
啓命拿鞫伏誅○五月設討逆慶科 上親臨春塘臺有一試

券君製賦而其下數幅作邑頭字無非亂言悖說 上命坼封
昂沈昇衍戊申杖斃成衍之弟命投捉鞫供曰此乃臣一生心
草故未入場已書之矣云云 信棄孥籍如法庭鞫尹惠姜夢協
柳明斗金道成金寅濟逆從子鏡李撥等數十人正刑以上逆變抄錄○三
年丙午冬行景廟祔廟禮 上還御仁政殿受賀 教曰一初
之政不可無交儆之道以三條須布一戒朋黨一戒奢侈一戒
崇飲○八年辛亥遷坡州長陵于交河先是有言舊長陵多蛇
虺者 上命大臣審視果然遂決遷厝 上詣舊陵留五日大
小儀節親檢諸新陵亦如之初舊陵松栢皆孝 廟手植取其
子播於新陵○甲寅竪碑於 莊陵端宗陵 丙寅命復金宗瑞皇
甫仁鄭苯官丁卯監露梁六臣墓碑又命復安平大君瑢官戊
辰親製祭文遣大臣致祭莊陵命修六臣彰節書院皆贈正卿

賜諡一體致祭乙卯立碑于淨業院在興仁门外燕尾洞端宗
王后宋氏舊基 上親書淨業院舊基五字碑之又書東望峯
三字命鐫院之對峯石上即 后望寧越處也○庚申 上將
謁齊厚兩陵駕次坡州路見先正臣成渾墓式於鷗渡津臨望
見先正臣李珥花石亭 教曰俄見牛溪墓今見栗谷舊亭如
接德容遣史官致祭至松都直詣楸宮 太祖舊宮也摩挲
肅廟御製碑仍御滿月臺試士路過不朝峴問命名之義侍臣
對以 太宗設科前朝大族五十餘家不肯赴故宮也 上遂
親書不朝峴三字碑于其墟又致祭于麗太祖陵歷臨成均館
謁聖又詣穆清殿奉審 太祖邸也歷臨善竹橋命止金鼓以
示敬賢意親書道德精忠亘萬古泰山高節圃隱公十四字碑
之又過四孝子碑命問金業等子孫有無訪給食物○庚午以

宋信國公文天祥配享永柔卧龍祠○文學趙顯命換進祖鑑
於東宮 上親序文刋印弁卷○戊申 上与東宮展拜祗祥
宮乙卯命弘文館書王禹偁待漏院記揭于賓廳及備局使之
觀者○先是乙巳有異草生於苑中其莖九穗其色青紫韋莚
者獻之曰靈芝 上曰以此爲瑞則四方之獻瑞必將紛紜遂
却之己巳忠監李日躋進瑞麥却之○先是乙巳命除壓膝刑
世宗除笞背盛德事也況無於律之律乎壓膝其永除之至壬
午命除捕廳剪刀周牢之刑至癸丑又除烙刑至戊午令秋曹
更鑄杖穴八道無敢違越又勅士夫家私刑甲子命革金家移
徙之律庚寅永除捕廳亂杖刑乙亥下綸音戒酒 太廟亦用
玄酒大諫南泰會啓南兵使尹九洞犯酒禁拿來南门外梟示
初九洞推数有終于三南之語至是以南兵使因南啓死南门

外其語驗之○壬子修渾天儀先是　世宗朝別制建欽壬辰
為灰燼　宣廟四臺命李恒福講舊制建閣於昌德宮　顯廟
宋浚吉請復欽敬制○壬戌時樂器散秩備邊司井中得石磬
二十一枚凡刻癸丑者十五即　世宗朝朴堧所造也　上以
世宗得古鍾磬二據於池中始作雅樂令又得石磬事不偶然
於是送賚咨官於燕中購得造笙簧法○戊辰　教曰興仁門
內光化門外皆有一鍾鍾面刻　光廟與內殿徽號且有御製
其名設一間貯之○辛酉襄陽文官崔逵泰以青玉圭送右相
趙顯命曰壬辰亂江陵留陣地得此圭也顯命白之命尚方依
古制以青玉諸侯及世子圭蓋倣永樂欽賜制也○乙卯江監
趙最壽啓欝陵島每一二年一搜討今年歉荒請停搜討　上
以問廷臣對曰往在丁丑倭人來請此島故朝家特送張漢相

圖形蓋地廣土沃有人居舊址又有千山島亦廣闊故朝家遂
定三年一搜之法至今遵行矣 上遂命搜討○己未始親耕
如儀命耒耜牛衣藏于太常耕牛畜於太僕俾其盡禮畢 上
御親耕臺諭諸臣曰唐玄宗亦行親耕終致天寶之亂予心安
保其終始不怠耶望卿等於民事常如操耒耜時也○丁亥，
上率王世孫耕籍田初 上因周禮命禮曹撰獻種儀前一日
王妃獻種如儀 上與世孫詣東籍 上五推世孫七推大臣
以下九推越三日上與世孫幸南郊省耕臺命世孫躬進田畔
問農作之節三月 王妃始行親蚕禮一依皇朝故事前一日
王妃詣景福宮享先蚕仍行採桑禮如儀四月 王妃行受繭
禮頒繭于政府以下八道之臣皆進箋謝○己丑五月 上幸
觀耕臺刈麥遂行受麥禮薦于眞殿 王妃行藏種禮○壬戌

春　上親書周而不比乃君子之公心比而不周寔小人之私
意命刻碑竪泮水橋上夏上視學初命該曹進講書官至是
上酌獻先聖御明倫堂召講書官及儒生以次進講○癸亥行
大射禮于泮宮遵
成廟故事○丙寅命進士以幞頭襴衫放
榜遂爲定式○丙子視學如儀是秋設耆老科試儒武年六十
以上唱名如例以東朝七旬慶也甲子九月　上遵　太祖肅
宗故事八耆社詣昌德謁璿源殿遂行耆老所拜靈壽閣親書
耆帖禮官進几杖因詣毓祥廟用漢豊沛故事召見本洞父老
給米布明日引見耆老諸臣宣醞賜詩仍下銀瓶一具曰此
聖考己亥事也親製御帖自序文十月進宴于　大王大妃殿
上親爲詞侑歡曰瞻彼寶閣予受几杖來奉歡長樂予禮進大
開頌祝岡陵予獻萬壽柸語諸臣曰親在不稱老然靈壽閣所

受几杖陳于 東朝歆此詞以代班戲也越三日宴羣臣于崇
政殿用鹿鳴詩歌示我周行及春老乞言之儀宴罷命進宴圖
上領御膳鄉靈樂而導耆老諸臣至靈壽閣達夜歡飮○小學
訓義成 上曰小學是平生尊信之書召儒臣親自叅訂刊行
上親製抑戒箴倣衛武自儆之義○庚寅文獻備考成 上命
設廳倣馬端臨文獻通考名曰東國文獻備考凡一百卷○丁
丑三月 大王大妃金氏昇遐因山時濟州民四十人来赴役
上召見有一人獻蕘言曰曾見勸民歌有獻芹之語臣亦此意
也 上命薦于殯殿 己卯冊元孫為 王世孫甲申命以王世
孫為孝章世孫嗣以承宗統告廟先是孝章以 肅宗(己亥)誕降
英宗乙巳封世子戊申十一月十六日薨莊獻世子以乙卯誕
降丙辰封世子己巳遵丁酉故事代理壬午閏五月二十一日

薨賜諡思悼○上詣昌德宮謁璿源殿御齋殿王世孫侍焉命
時原任大臣二品以上三司進前　敎曰予爲宗國已奏眞殿
矣仍以所奏文示諸臣諸臣齊聲曰國之建事斷自宸衷在下
何敢容議　上仍謂世孫曰日後諸臣或以此爲言者是乎非
乎對曰非也　上曰君子乎小人乎對曰小人也　上顧史官
曰詳記之明日率世孫幸毓祥宮歷臨彰義宮仍命書譜牒曰
某年日月以王世孫特命嗣孝章世子旣還宮親爲文諭世孫
略曰日後若有邪說間起徒亂我宗統予何顏歸拜烈　祖以
後如有更提此事者是無父無君之逆臣也云云仍令史官書
諸靑史頒布朝野○乙酉大臣禮堂以聖壽望八請設宴　上
不許王世孫手書疏以進　上手書答曰一陽靑邱祖依於孫
孫依於祖今覽爾章豈忍邁邁而予意則一則慕先一則爲冲

子今者此章可代百酌豈不適於稱觴乎世孫以不得伸禮所
願凡四時 上勉從之遂以 上元日受賀○冬十月 上御景賢
堂受爵初以乙酉為國初復都漢陽之年 太 宗乙酉設宴為
壽於太上殿而大臣以上猶謙未即援例請宴世孫乃率有朝
臣衆懇之請 上答曰予喜者三一則爾之丹忠二則文理咸
成三則宗國有托宜即許而憶昔春歡萬念都冷抑情休請使
望八爾祖安寢便食於是世孫凡五率所膳 上勉從以 太
祖誕彌之日行受爵禮 上親製太康樂章命歌之○壬辰十
一月 上召大臣九卿三司以 顯宗世室之意下詢僉曰可
王世孫進曰臣亦敢請於 殿下盍明年望壽八旬也羣臣徒
請 上許之於是上 顯宗徽號昭休衍慶敦德綏成明聖王
后禧仁 殿下尊號曰大成廣運開泰基永 貞聖王后曰恭

翼　中宮殿曰膺順　上親製頌教曰猗歟聖祖濬館開業繩
々承々於千萬億粤在兩年雖奉世室嗚呼未遑尚今耿結陟
降指導情禮允合豈待羣請近者大覽今年何年值昔入學而
後壬辰悅然如昨事豈偶然追慕彌切光先最重何敢謾抑諸
臣曰慶予則不悝親製意存豈拘四六云々嗚呼三朝光輝步
伻徽臆八方同慶恩覃千億王世孫進箋賀癸巳正月王世孫
率百官賀以聖壽八十即位五十年也命賜御真以先寫真於
是年也王世孫進酌呼嵩　上製詩曰昔今予懷誠千萬八十
圖像意徒述世孫即賡曰八旬影幀光垂萬癸巳重回又善述
○冬十月　上与世孫幸慶運宮以　宣廟自龍灣還御是宮
之年月日也　上作歌曰惟我東方重熙累洽繩々繩々於千
萬億癸年三逢是豈夢憶否才涼德臨深履薄慄然八旬今逢

此日咸曰爲慶予自唱咽是豈予爲兩朝盛德偶然今日有此
徒述今者此擧豈敢怠忽意則渾焉亦何敢抑旣諭其文弁首
豈闕坐而呼嗚禹我萬百世孫賡歌曰　猗歟那歟聖化之洽
自天降祥太平伊億皇祖休烈是承是憶爰瞻故宮時運回傳
十月之交己丑惟日龍旂戾止慈衍充帽永言孝思率由大德
載賀載講允矣善述王曰嗚呼汝其毋忽大哉王言我康我抑
景星慶雲垂耀魏闕禎祥攸集時萬時百　乙未十一月　上
命以自省編警世各問進講于東宮寶鑑曰時　上春秋已大
耋矣每興居必令世孫　扶坐故世孫不敢須臾離側及冬益綿
從疾升降崙命常參世孫請止之　上曰時予夢語也然旣命
矣遂命左右扶出欲陞座氣昏還內語世孫欲令汝代聽者久
且自今夢語汝可勿布云何教曰今日陳賀夜已五皷左議政

洪麟漢欲宣旨世孫思遣人謂曰天明待痰降更稟而旨未旣
也麟漢竟不聽促百官會闕下詰朝　上聞之歎曰百姓皆謂
予耄荒之君也仍行禮罷　上執世孫手語曰予傳禪汝於[illegible]
衣豈汝衣仁不亦樂乎然恐傷汝心思其次欲令汝代聽因盡
付國事於汝也至是　上臥集慶堂召大臣教曰予氣益蒲無
以酬應萬機予欲二字傳禪下教恐傷沖子心至於聽政有國朝
故事且使世子明習國政如老論少論當知也兵吏判亦當知
也麟漢挺身對曰東宮不必知兵吏判老少論尤不必知朝事
也　上噓唏叩閣曰爾等誠慨然矣令予痰升卿等退去遂下
自省篇警世問答進講于東宮之教初麟漢自以世孫外戚
望不淺然世孫常鄙其為人貪暴未嘗假以辭色麟漢怏怏怨
望和緩主所後子厚諷妖邪傾陰與其世伺　上語嘿假托以

張威福搆漢遂附厚謙母子表裏作倚爲聲勢以世孫英明
恐他日罪將不測与洪趾海尹养厚等信爲死友日夜造蜚語
謀傾儲位及聞代聽之教恐動沮戲如此　上命巡監軍入東
宮邸下吏兵批禀而後入東宮邸下　上常叅侍世孫坐臚唱
未畢還卧曰予氣可知大臣尚可拿手搆漢力争請退去　上
曰將下傳教卿等勿退仍命承旨書曰不豎公事入于東宮稍
待數日盡有加於此之教搆漢揮手止之曰孰敢書此教手
上怒叱曰卿等速退是夕　上命中官以大臣及啓字送于東
宮世孫涕泣固辭遂草疏寫未畢中官来告聖候復劇世孫及
趍入侍及少间　上教于政院曰冲子若陳章則當下二字之
教由是世孫不得陳章自代聽下教之後旬有餘日上下相持
尚未頒布人心汹汹邪說横行前參判徐命善疏畧曰往　先

朝故事有今日下 教至誠惻怛足感神明獜漢敢以東宮不
必知之說肆然進達其無嚴放肆極矣今此 聖教為何許大
事而秘之於宮闈之內萬姓不得知八方不得聞其可曰國有
人乎嗚呼 殿下今日之擧明正辰犖卓越千古而大臣如此
無敢言之臣不勝痛哭乞降明命亟正大臣之罪疏入 上召
命善使讀其疏遂命大臣臺臣入侍 上問命善疏是耶非耶
大憲宋瑩中曰深文也領中樞金相福曰糢糊於是 上覆命
善斷斷血衷乃 教曰故判書可謂有子謂美子暮年其亦有
臣矣昔朱溪君彈一任士洪名登續三綱此等之人雖生旌門
猶未過也特授都摠管祭文製下代生旌閭遣承旨致祭故判
書徐宗玉以示末世聾百人之意復命韓翼謩洪獜漢金相福
宋瑩中并施刊版之典 上命王世孫代聽庶事世孫三疏吞

日名正言順東國再安嗚呼祖孫相依将見臨垄受朝叅之乱
於予萬幸於汝可謂榮親詳察廣務扶我三百年宗國 上御
景賢堂受王世孫聽政賀親製志喜歌命樂工歌之又製二句
詩命王世孫与諸臣賡進又親製頒赦文曰五紀臨御加一年
問其年八十而且三無補祖依於孫孫依於祖今軒懸特設於
庭中冲子受朝於賢垄邦國有百代之安吾民有萬世之慶
王世孫率百官四拜呼嵩既卒王世孫坐垄行聽政朝叅受賀
訖 上御垄世孫侍坐進膳遂命行九爵禮○上親書孝孫二
字命鑄銀印越三日以鼓吹陪進諭書銀印命都承旨徐浩修
奉傳于王世孫王世孫跪受四拜乃命此後世孫動駕以此而
曾○丙申三月 上疾漸大乃顧命大臣傳于王世孫初五日
昇遐輿儓菴倪汝奔闕下號呼雨泣士夫婦女召哭其家聲震

街巷 上嘗謂近臣曰使予得英字爲廟號足矣又嘗謂王世
孫曰予五十年治謨政法宜有一部寶鑑也後皆如 上之意
焉在位五十二年壽八十三有二男七女元陵楊州睟容十一本奉安于彰義宮藏譜閣又二本昌德宮璿源殿又一本江
華又一本永禧殿又三本毓祥宮又二本濬源殿○妃貞聖王后徐氏籍達城郡守贈領相孝僖公宗悌女壽六十六無育弘
陵高陽○繼妃惠徽王后金氏籍慶州領敦寧忠憲公漢耉女 英宗乙丑誕降于驪州私第己卯封王妃
孝章世子諱緈字聖敬靖嬪李氏出肅宗己亥二月十五日誕降
戊申十二月二十六薨壽十歲 正宗卽位因遺敎追崇
廟號眞宗嬪趙氏籍豐壤左相文命女壽三十七追崇王妃謚仁淑永陵坡州與 大王陵同
思悼世子諱愃字允寬暎嬪李氏出 乙卯正月二十一日誕生壬午閏
五月二十一日薨 正宗卽位上謚莊獻宮號景慕園號
永祐在楊川癸卯追上尊號綏德敦敬有五男三女嬪洪氏領
相鳳漢女 正廟卽位進宮號惠慶戊戌進號 孝康癸卯加 上慈禧

正宗大王諱祘字亨運思悼第二子英廟甲申特命孝章世子嗣丙申三月初十日即位